敝帚軒剩語

補遺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啽余軒剩語

補遺

沈德符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硯雲甲乙編皆收有此書硯雲本題作倣帚軒餘談僅一卷學海本四卷故據以排印

敝帚軒剩語目錄

卷上

類雋類函
董伯念
雪山
金元煥
駌山之譴
楊學錄孝行
釣閘
蘇州謔語
吳江謔語
得子失子
王上舍刻木
顧文康陸少白
牡猿化牝
季漢書
小棺
南宋陵寢
王弱生續句
尚書被嘲
松江謔語
嘉興謔語
無錫謔語
戮子
大風吹人
侮人自侮

耶律楚材
馬鐸李麒同母
人化異類
神名訛稱
認族謔詩
袁中郎論詩
周解元

卷中

張幼于
河套
夷人市瓷器
鬬物
太和記
婦人弓足
人疴
黃兵部
火把節
婦人髭
妓鞋行酒
太函雲杜二謔詩
山人對聯
王李晚成
史金吾
星相
戲物
種羊
謔語
春畫
妒婦不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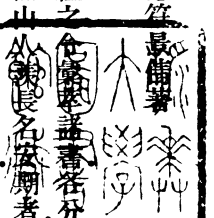
僞畫致禍
王百穀
樹堉
瓷器
汪南溟文
不男
年伯
男色之靡
錄舊文
卷下
契兄弟
奴婢弒逆
夢宗汝霖
周公瑕
鄉賢
李近樓琵琶
立碑
戚畹不學
衣內出火
徐文長
師弟相得
縣令處分人命
馬仲良戶部
祝唐二賦
士紳怪癖
二李中丞
咏頭二謔詩
汪徐相仇

盜司創勢家
馬戶
盜賊賦形之異
永順彭宣慰
唐伯虎
鄭蔣翁壻
縉紳餘技
顏面
塔異
小楷墨刻
寫生
守土吏狎妓
奇鬼
懼內
胡元瑞論纏足
凶宅
孿生子之異
霍渭厓不認座師
焚嗆祠
山人歌
女郎吟咏
四喜詩
吳江異人
塔影
名臣通畫學
嚴恭肅
評書
山西喬御史
奇疾
沈司馬莊怪

補遺
宰相對聯
妖夢
摺扇
神佛祐人再生
仇鬼下隸
三孝廉作鬼
房山縣石經
山人愚妄
太學不文
劉進士晚達
燬經誦爲冥官
四川貢扇
仇鬼貴人
獻縣盜鬼
術士使鬼
記前生
司馬溫公

戩帚軒剩語卷上

明　秀水沈德符　景倩著



類雋類函

吳中鄭山人虛舟名若庸有雋才少黜俠多作犯科事因斥士籍避仇中州趙王禮之會豪客著書者分事類事稍祕者錄之凡二十年而成名曰類雋王弇州爲之序又二十餘年吳中俞山人復集唐人類書刻之名類函李雲杜爲之序鄭書稍及唐以後俞書則止於隋閒及唐鄭惟綴本事而俞則旁收他文三書俱有功藝苑亦布衣之豪也類雋全資朱邸以故易成類函則徧于友朋以及妓女方外靡不損資助之大爲時流所厭若俞雅慕鄭書每謂予以未及見爲恨予近購得則類函已大行矣鄭愛塡詞所著繡襦玉玦諸記及小令大套俱行於世俞詩自雄渾近日詞人以幽秀勝之遂稍稍見詘名以之頓減

牡猿化牝

隆慶二年山西男子李良雨化女一事見之奏牘天下所信近日有傳其僞者後見郎氏七修類稿云雄黑猿多有化爲雌者予怪笑謂郎老儒爲人所紿及見嘉靖閒吳興王濟著日詢堂手錄則云廣西橫州山中猿皆黑老則轉爲黃其勢與囊俱潰去化爲牝與黑而牡者交輒孕此王官彼中所親見者蓋其地

凡爲猿者皆然矣。猿既變黃。又數百年則化而爲白。但既白之後。爲牡爲牝。遂不可得而知矣。然則曰白猿公劍術。亦屬老牝耶。宇宙中非目睹者斷不可臆決也。向傳兔生俱牝。望月而孕。近偶畜兔。則雌雄各具。其孕尾如恆。證古語蓋難盡信。

董伯念

伯念爲給事長子。先後登第。壬辰以疏論國本。斥爲編氓。時宗伯貲產過厚。怨謗一興。伯念思稍散之。以結人心。宗伯不許。然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怯。而御史彭魯軒應參來按浙。彭爲令負清勁名。在西臺亦錚錚者。巡方入浙。諸仇董者爭先投牒。填塞途巷。幷及故祭酒范屏麓應期。彭受兩家詞。俱以屬郡邑。追捕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盡入狴犴。祭酒不能堪。至雉經死。范事得小解。而伯念日夜爲乃祖所恨詈。乃謀之吳江一斥生周姓者。嗾祭酒夫人上疏鳴冤。范於今上初元曾備員講官。上見疏大怒。給事孫鵬初羽侯等復各疏糾彭之橫。御史逮去。幷撫臺王洪陽汝訓亦罷歸。董氏事漸以消弭。而伯念與宗伯以憂勞成疾。相繼下世矣。伯念有才名。其志業不凡。不幸爲富貴所累。以致短折。惜哉。

王中丞先爲光祿少卿。以糾游人吏科都給事陳嵎陽與郊不勝。調南去。至是有浙撫之命。陳已從太常罷官居里矣。意王之修怨而懼。托所知調於王以釣之。王毅然正色曰。往年在朝。議論相左。此國事也。今受命此方。則彼由部民之禮。予修式閭之敬。若以往事介懷。非夫矣。陳

遂往謁賓主懽然終王任無有以陳氏投一詞者人謂王爲長者云

季漢書

近年新安人謝少連名陛者遵朱子綱目尊劉備爲正統作季漢書附魏吳於蜀漢之後晉斥陳延祚三國志自以爲千古卓識一時鉅公如李本甯亦爲之序其推許甚至聞有議之者謂吳中先輩吳尚儉者已曾爲此書吳爲明經不仕今大參安國之父也然不知古人又先編葺成全帙矣元世祖初年翰林學士郝經被命使宋請踐鄂州和議賈似道留之眞州凡十六年遂買書作續漢史既成而嘆曰辛苦十餘年莫不頗高頭巾已作了經被放還甫至燕而歿然南宋初年廬陵有蕭常者固已修成續後漢書而周必大爲之序惜乎郝又未之見也可見前人識見高出後學遇事便出手作成蓋不特謝生之書非出創見卽吳之舊本亦自苦耳夫尊劉一說儒家奉爲律令而擯魏者至與新莽武曌同科此不必論當時劉姓同制一方者如虞如焉如表不幸而敗亡耳後來劉淵之紹漢李雄之興漢不幸而他姓耳唐之後存勖稱唐雖係沙陀然實賜姓編入屬籍系鄭王房者至南唐之李昇則固吳王恪之後也據有江淮垂四十年其事與蜀漢無異何故不以正統與之豈其輔相庸碌無孔明其人者能聲大義致然耶

雪山

今域中所稱雪山謂禪家葱嶺釋迦佛修道廬茅穿膝處近日游峨嵋諸君盛誇絕頂之勝云日半夜卽出照雪山之巔相去數里如對面王恆叔士性有記而胡元瑞又嘆異之引佛經日照金剛山爲證而其

實不然。按今大雪山在邛部長官司西五十里。雪四時不消。維州舊志云。白狗巔與大雪山相連。維州卽今茂州。而松潘衞之雪欄關。卽古鹽州廢縣。有寶頂山。其山四時積雪。又天全招討司東南白厓山。矗立如雪。近白厓又有玉壘積雪。土人以玉堡呼之。可見峨嵋左右爲雪山者甚多。土恆叔諸公所見者是也。若西域之雪山。決非目力所及。此可以理斷者。　張舜民畫墁錄云。自岷州趨宕州。至臨江寨。上天山。西望雪山。日晃如銀。其高出衆山上。居人曰此佛國雪山也。有獅子。人嘗見之。此非西方雪山。乃無憂城北山耳。據此說。則又從河西洮岷而望西蜀。其誤不始於今日矣。又甘肅行都司所屬永昌衞亦有雪山。山頂冬夏積雪。望之皚然寒氣異于他處。鳥飛不下。與涼州相近。又臨洮府之河州亦有雪山。接吐蕃境。蓋卽永昌之山而望見之。隋大業初。吐谷渾敗。南奔雪山者是也。又雲南麗江府西二十里有玉龍山。亦名雪山。山巔雪經夏不消。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南詔異牟尋僭位。封爲北岳。元世祖又封北岳神爲大聖北岳定國安邦景帝。又云點蒼山亦名雪山。

小棺

嘗聞人言。今上初年。甯夏修城。掘基稍深。得小柩數千。皆長尺許。發之。有男有女。亦有仕宦。緋袍進賢冠。如今世服飾。無一作古昔裝者。予笑以爲誕。後偶與李本甯先生譚及。云此予宦彼中所目睹者。亟命鍤工卽日掩之。以事太幻。不敢聞之朝耳。又隆慶間古長城圮。露出小棺無數。俱長數寸。開之。衣冠儼然。有一僧棺。中有梵字小經一卷。一婦人棺。題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此徐憲使名節者親見之。以語王太倉

相公王以語王損庵太史而紀之者王麟洲太常又親見徐公面談而載之雜記弇州又別紀之二事俱在近時諸公俱非妄語者豈僥僥國果在中土抑造物狡獪作此伎倆博笑也此雖在六合之內亦存而不論可矣有言西北甘涼甯夏之境榛莽曠鹵妖狐窟宅其中故屢有此異但狐能幻於生前死則尸仍異類此見之載紀者多矣今何以幷骸骨亦人形耶且黃河以西爲涼州諸郡五涼分據古稱沃土甯夏赫連舊都及元昊所起地俱非不毛可穴狐媚者此說亦未必然　宋洪邁夷堅志支丙集載隆興府鈐轄喻紳淳熙七年修天王院得古冢列小石人與近世明器相類高數寸又得小石碑不盈尺其上爲蓮葉下爲荷花榜中有眞書文曰神武聖文皇帝之廟兩旁夾書曰貞元二十一年按唐德宗紀元貞元以二十一年正月崩葬崇陵生時稱聖神文武沒謚神武孝文此四字雖略同然當時葬長安又碑在地中而曰廟不可曉也隆興卽今之南昌府初非荒徼何以有此小冢小碑示妖現怪乃爾予意此必非唐帝殯宮亦長城下某妃之類耳

金元煥

嵩江府青浦縣舉人金元煥者移居蘇州之盤門內其家人與徽州人爭市一小物相鬬致傷徽人歸而病死其家告以人命時郡守乃楚人石楚陽昌玉與金同舉應天己卯鄉試年誼本不甚厚而金以事無實且同籍在事必能直之漫不爲意徽人皆狡獪善謀反揚言太守受同年多金爲之道地石素以廉峭自矜重遂立意坐以主使邑令知守意竟論金抵償讞詞上之郡上之兵道俱如擬尋上之臺使時御史

按部金壇。金賂押解隸人。願至盤門宅中。與妻妾一別。隸卒初難之。繼請同往同發。始許諾。僧行甫至。即具酒肴盛饌。令一叟陪飲。而身入內室。俟天明即行。叟諾笑善飲。人人以大觥沃之。沾醉比明。呼金不應。急入其房闥。則孥累一空。囊橐如洗。陪飲叟亦無蹤跡矣。石大怒。四出緝捕。杳不可得。隸卒代其罪。論死。尋相繼庾死獄中。初金之逸也。或云入日本投關白。或云在太湖爲盜魁。或云走西南土官處。篡其位。又十餘年。始知在楚之應城陳應虹蕖司徒家爲塾師。尋與陳締兒女姻。聞至今尚在。

南宋陵寢

南宋帝后陵。在會稽郡境內者。至元初已皆爲妖髡楊璉眞伽所發矣。至本朝正統間。會稽人趙伯恭。自稱宋裔。奏孝宗理宗殯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夫婦墳在山陰。被豪民侵爲田宅及樵牧其中。事下按臣藩臬皆坐伯恭以誣。且謂福王降北。安得有墓在越。伯恭不平又訴之。再命勘。始得眞。則福王墳實瘞衣冠也。上乃戍豪民于遼東邊衛。今諸陵皆無可考。且六陵同地。何以只及孝理二宗。但元世唐玨與林德陽各收遺骨。歲月已自不合。況自元迄今又三百餘年耶。又當時所記欽宗陵柩無尸。止有木燈檠二枚。按欽宗柩在北。高宗不肯請歸。但遙上陵名曰永獻。金世宗曾對南使曰。汝家既不願歸天水郡公柩。我當爲汝瘞之。因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柩且不還。安所得燈檠也。又云。徽宗陵止有朽木一段。亦未必然。初梓宮來歸。有王之道者。請斲神襯之下者視之。然後奉安。時議不從。預製衮冕。納之于槨。蓋此舉姑以慰釋人心。一辨眞僞。則事體便難收拾矣。況徽宗柩與鄭后同歸。同葬。何以不云后柩中

有何物也。可見福王衣冠之葬亦僞耳。

憨山之譴

憨山禪師。名德清。其行輩稍後紫柏而相厚善。後以爭名稍疏。紫柏名振東南。縉紳趨之如鶩。憨度不能勝。乃北游至山東萊州卽墨縣之大勞山。有一廢蘭若。因葺而居之。道俗皈依。名其地曰海印。漸成大叢林。大璫輩慕之。爭往頂禮。時慈聖太后宮近侍張本者。尤尊信。言之太后。內出全藏經賜之。時分賜者。不止勞山一處。張本遽填海印寺給與。一時緇素俱豔妒之。適卽墨有無賴羽人耿義蘭者。詭云其地曾爲道院故址。今宜復歸黃冠。其意不過需索金帛耳。憨旣不酬。且詬辱之。義蘭忿甚。遂入奏于朝。又揑造道宮故名。自言道童。上大怒。命緹騎逮德清至京治之。拷掠無算。盡夷其居室。憨繫獄甚久。後始謫發粵中充戍。而張本者至以詐傳懿旨論死。蓋主上素信竺乾。但事涉宮闈。必震怒不解。加等火創。此乙未年事也。至癸卯冬。紫柏得罪。亦以交通禁掖。遂不免于死。初憨師在獄時。以梵教化導諸囚。皆感泣虔事。日夕叩誦。比出獄時。嗟嘆曰。好個道場。又將捨棄。可惜可惜。其言亦可存也。勞山亦名牢盛山。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秦始皇亦上此山以望蓬萊。逢萌歸自遼東。修眞于其中。樂正子長又于此得道。李白詩云。我昔東海上。勞山飡紫霞。親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此皆神仙典故。而釋氏無聞焉。則耿道童草詞或非妄乎。附紀以資捧腹。

王弱生續句

大壻孫隆在江南織造時修葺西湖諸古蹟一時誦其功有人題句于湖心亭壁云東瀛本是古東坡與復吾杭勝事多止二句耳崑山王弱生比部志堅時尚諸生過見續寫其後曰何來諂子盡情呵其奈東瀛沒脬何未數日已有睪沒之矣東瀛孫別號

楊學錄孝行

湖廣永州府歲貢生楊成章者父泰任浙江甯海縣長亭巡檢買妾錢塘丁氏生成章四歲泰死其妻何氏攜成章以喪歸丁氏還母家臨訣剖銀錢各半爲識成章稍長何病且死出所藏半錢示之且告之故成章拜受且泣既娶乃行求母錢塘而丁前已嫁爲東陽人郭氏妻生一子珉亦時時念成章乃令珉持銀錢往永州求成章道出江西成章亦至兩人會于逆旅語次參問合所剖銀錢相持泣成章隨珉見母于東陽欲迎還不得因留養數歲母死哀毀廬墓以孝聞及是成章應貢至京師以老例不得授官止給冠帶吏部言成章與珉孝弟至行皆可嘉尚請量授成章一官給賞珉以勵風俗乃授成章國子監學錄檄有司賞珉事在嘉靖十年予謂成章孝固可紀而何氏之撫庶子且教以尋所生之母與郭珉之奉母命而遠覓異父之兄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尙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選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患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齦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

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用何萬言書。兩字作尚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卽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液爲秋石。謂服之可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也。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釣鼇

今兩京教坊諸妓家門。多設半扉。其上截釣起。或時歌姬輩立於內。露半身以窺客。若金陵又多用竹篾織成。尤輕巧可喜。但不知所始。偶見元末張昱輦下曲云。似嫌慧日破愚昏。白晝尋常一釣軒。男女傾城求受戒。就中祕密不能言。蓋順帝時。西僧以演揲兒法穢亂宮掖。沿及戚里勳貴。以至都城庶民。靡然從之。其婦人受戒時。時下釣軒以防他人竊覩。今兩都淫室。遂倣效之。至於今。若武林闤闠中。亦時有之。則列肆所設。用便貿易。非坊曲比也。

松江謔語

嘉靖末。楚中耿天臺定向爲南直提學御史。初莅任。未行事。卽遣牌往松江。云欲觀海。時徐文貞爲首相。耿其講學至交。實借此以往拜其先祠也。雲閒士子爲之語曰。名雖觀海。實則望湖。耿學使初無定向。以文貞舊號少湖也。久而未有對。適河南劉自强爲應天尹。以戶曹隸不逐奢拳殿之。劉多力。至折隸齒幾

死.乃對曰.京卿攘臂.衙役落牙.劉府主果能自強.同時松江有郡丞潘天泉.名仲驂.以高才從翰林謫外.傲睨侮人.華亭尹倪光薦者.謙和下士.松江士人又爲之對曰.松江同知恣肆.拚得重參.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各取姓名同音也.其巧如此.此二事俱在雲閒.當時以爲浮薄.至近日吳越閒地方長吏.稍不如意.輒以惡語謔之.不可勝紀矣.　嘉靖閒.有御史巡松江.郡守故人留之飲.案有鱸魚.因戲出對曰.鱸魚四顋一尾.獨占松江.守云.螃蟹八足二螯.橫行天下.御史知其諷己.亦爲一噱.豈入其地卽染其風耶.

蘇州謔語

吳郡人口吻尤儇薄.歌謠對偶.不絕於時.如丙戌年劉中允璇卒於京.劉居鄉無修潔名.乃子號花面者尤橫恣.直其家延僧誦經.先有粘對於門云.陰府中羅剎夜叉.个个都愁兇鬼到.陽世上善男信女.人人盡賀惡人亡.比日高過者大笑.始抹去.此類甚多.二十年來.又工爲四書集句.作時文以譏官長.如丁酉年長洲令江盈科.以徵糧誤拶一廩生馮姓者.其文承題云.夫士也.君子人也.左右手齊之以刑.烏在其爲民父母也.又辛丑年蘇州守周一梧.別號懷白.居官有議其守者.又剛峻.待青衿不加禮.其文承題云.蓋白之爲白也.不爲不多矣.懷其寶而迷其邦.先生之號則不可.又今年長洲令關善政.初至.卽有一破云.善政得民財.今之爲關也.俱奇巧令人絕倒.大抵嘲守令居多.而閒及卿士夫云.

嘉興謔語

嘉靖閒.吾郡城縉紳.有遭大禍及窮窘挫辱者.里中十人爲口號嘲之.反古語以示意曰.書中自有千鐘

粟湯通判家中啜薄粥湯以明經罷官歸而酷貧也書中自有黃金屋趙主事被和尚打得哭趙甬江少保時尚爲郎以佔寺基爲禿輩所毆也書中有女顏如玉陳進士被徐秀刖了足陳第後請假歸淫于徐婦潛與婦謀殺其夫爲所覺見戕其時先斷一脛也書中車馬多如簇錢舉人獨身走躑躅錢居貧不克具車馬又蹇步不良於行也此先大父爲予言其名則不盡記矣

吳江謔語

己丑歲六月三吳大旱吳江令趙瑞明名夢麟者命主簿入鄉勘荒簿至邨落投宿於車溪寺中寺久名饒裕因主之僧中一少年號傳衣者見門役而悅誘與爲歡約以丙夜門役憎其空手來嬲故紿曰我楊設在房之南牖汝漏下見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說簿後窗雖遝而溫我當移彼中公老人可臥南牖以納涼爽簿喜從之比夜飲潦倒就枕更深後傳衣者洪醉入室迫牀撫尻乘銳深擣簿秦人老歲薦也夢中受創疾呼其聲四徹此僧狂走去諸閽黎皆驚起簿大怒謂何物鐵錐剸我腸執縶羣髡將訴之公令毀寺治罪髡震懼乞哀盡出所蓄不滿數則以粟足之簿滿載歸縣則趙令已先知情狀迎笑曰三長官暮年能以後庭博多金可賀也簿不禁羞恧俯首而已吳江人因作對曰老主簿巧獻屯田荒歲供粮加倍人癡和尚誤鑽庫穴祖傳衣鉢盡情拋蓋以屯爲臀以庫爲褲也繼趙令者爲祝鄴初名似華初到以風力自命時南潯董氏有田數萬在吳江祝立意苦之未幾以暮夜得解又爲一詩曰吳江勁投一莖竹纔逢春雨便葉綠青枝一夜透千梢登時改節彎彎曲竹謂祝姓董禮部號青芝用事沈醫生號春雨字

葉六則心腹書辦也又吳俗呼現錢爲梢故謔語云然此辛亥年事皆其邑中遊冶來述之

無錫謔語

今上乙酉科錫山周蓮峯以尚書領解南畿比抵家偶著朱衣拜客其邑中下第少年浮薄者惡語誚之曰周繼昌汝何故穿紅衣裳要學華鴻山無他的門牆要學尤同溪無他的後場要學吳震華無他的資囊要學顧涇陽無他的文章汝何故穿紅衣裳一時傳誦之以上諸公皆無錫發解前輩華學士名察世登甲榜尤禮部名璞策論表成帙爲時所式吳給事名汝倫富冠一邑顧吏部名憲成以時藝噪海內又皆起家璧經故同里合舉以誚之

得子失子

松江陸宗伯平泉艱子直至年五十九始得今大行彥章旋子告侍膝下宗伯老壽善飯且諸孫繩繩未艾世以爲積善餘慶吁江羅大參近谿爲一時儒釋二教宗師亦晚年舉子偶有二三游僧踵門參詢羅愛其辨才留爲上足未幾壯兒俱被誘去不返因悼恨下世人又致疑天道焉其失而復得者如閩中劉雲崙提學爲戶部郎時在京其兒清狂不慧一日忽頓超悟善屬文甫半年而其僕遇兒於城牆下則爲羣丐誘去行乞久矣亟引之歸其超悟者已滅跡而此兒蠢蠢如故也此蓋鬼物所爲然亦怪矣因思夏文愍死西市亦無嗣其嬖妾蘇夫人追悼往事自訴宗黨述往年寵姬崔氏既孕遣行今不知尚在否訪之果得於鄰邑馬氏家妻其子已年十五未幾穆宗登極赦夏罪復爵賜卹此子且弱冠忽病亡文愍之

後竟斬此又既得復失豈夏生前有隱慝耶或云嘉靖十五年上撤大內大善殿建慈寧宮焚佛牙骨數千金皆文愍導之宜受殄世之報豈其然乎成化間有劉岌者四川涪州人景泰甲戌進士初官京師妾生一子爲妻所妒棄之道旁後八年終無嗣復至京其子尚在得還人以爲厚德之報岌官至禮部尚書至正德間方卒宏治閒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南欽天監人景泰辛未進士臨沒妾有孕預名之曰紫芝後果得遺腹一男時年且望八矣此兩宗伯暮年得子俱在意外理外較陸宗伯更奇獨童性甚迂初喪壯子或誑之曰尚當還魂遂不收斂日冀其再生爲人所嗤

戮子

士人不幸處人倫之變即割愛亦須熟籌如樂羊金日磾以功名身家起見不足言矣若乃唐淮南節度使馬舉之斬其子則以退還南唐大將劉仁贍之斬其子則以叛降本朝大將戚繼光之斬其子則以敗績此軍法所不貸非得已也嘉靖末年新鄭故都御史高揭有子不才屢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沒後其地公舉鄉賢物論僉謂無忝此典獨河南提學副使楊本庵俊民力持之則專指殺子一事極詆其忍薄鄉祀事遂終不行時隆慶己巳庚午間也中丞嫡弟即高相公拱方起首揆兼掌銓部時以楊此舉爲難高相公亦不介懷即擢爲本省察政尋至通顯楊素和易有胡廣蘇味道之目何此事堅執至此楊後官一品沒于位而無嗣意其時即以箕裘繫念耶　吳人楊泰毓久居京師善譚謔亦學詩爲予友沈千秋客沈自負時藝盛名楊有子將冠令之執經從游儇薄習爲蒲博每竊儕輩財物楊屢撲責胠篋不休乃

謀之妻弟張姓者同出郊外醉之扼其喉既絕瘞之淺土次日其魂即扣母舅扉索命張不數日暴卒楊住方憂撓復目睹厥子入室百端肆詈楊感疾涉旬亦殞此兒罪自當死何至爲厲求償將無夙世冤耶

王上舍刻木

古來忠孝至性事有可一不可再者如岳武穆涅盡忠報國於背上豈非眞忠至嘉靖間黃久庵尙書綰亦背刺此四字因被言乃疏以自明遂墮士林笑海即丁蘭刻木亦一時感發非後人所宜效顰近有松江太學生王彝則者乃父辛未進士名文炳歿後亦刻乃父像高數尺且機發運動如生人遇通家世契者至即引與相揖讓已爲怪事至丙申年孝安皇太后升遐王亦製纕冠麻苴被之木人牽以哀臨尤可駭異王久居京師予丙午入北雍亦相往還其木偶未之見而予友沈千秋聖岐往年在京則親睹偶人執喪爲予言予猶未信及問王同鄉數友始知不妄

大風吹人

遼史紀其國聖宗開泰八年五月留打魯瑰部節度使勃魯里至鼻洒河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二人飛旋空中良久墮數里外有一酒壺在地乃不移此亦宇內極異之事斷無再見者曾聞新城王霽宇象乾少司馬之始祖母乃從空飄至其家久而方醒問之言語不通蓋異域人爲颶風吹墮因爲其婦生育諸子今王氏蟬冕聯翩貴盛無比皆其苗裔也予初不甚信頃晤司馬從弟王季木象巽孝廉詢之云果然

顧文康陸少白

顧文康未齋鼎臣爲封公晚年婢出孽子父母不禮之苦貧讀書古寺中暇則與羣兒無賴者盜鄰家狗烹之薪盡則揑木偶羅漢供爨至糜爛與諸雛共啖人誚責之不顧也近時陸少白起龍大行初年攻苦僧舍亦偷狗作饌亦以伽藍代炊曾有詩云夜半犬羹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顧崑山人陸太倉人產吳中同負才名同性俊爽特一宰相一下僚異耳陸有膂力倔强使氣嘗與同里吳侍御愼庵之彥有違言鑄一鐵簡置懷袖上刻此簡專打吳之彥吳畏之匿跡鄉居不敢出吳爲王弇州從甥偶問曰少白乃欲死我甥有何罪王笑曰子誠無罪但諺所云惡人自有惡人磨則二君是也吳笑無以答

悔人自悔

吳中人士好爲滑稽向有一年少庠士吻流也一日遇所善僧戲曰禿子之禿字若何寫僧應聲曰卽秀才秀字掉轉尾去又嘉靖間吳中縉紳有文名者伯仲三人俱高第以建第出勞木工因謔之曰汝太辛勤當買一綠絹爲汝製幘裹之匠謝曰安敢煩製新幘但得主翁所戴敝者見惠足矣此紳家門素有范蔚宗之謗竟慚恧不敢對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大有造於中國功德塞天地元世祖眷之亦異他將相其封域想必屬當時恩錫者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城外西山忽發一冢開櫬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爲何人葬地予聞之諫止之曰此無論何代殆必異人盍早納其封閉之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也雖稍爲葺治聞壙中他物散去多矣

耶律生前舉動已是慈氏後身又安問遺骸之完缺但功濟一世而七尺之不保報應之說似不足信友人本吳籍髫年登北畿賢書慧而有心計頓成富家後甫强仕即世竟無後

黃兵部

麻城人黃取吾（建衷）素負時名早登公車風流自命時同邑梅衡湘司馬長女婺居有才色結庵事佛頗於宗門有悟入處即李卓吾所稱澹然師者是也黃心欲挑之苦無計其愛妾亦姝麗能文乃使詭稱弟子學禪於澹然稍久亦喜其慧黠甚眷念之因乘閒漸以邪說進且述厥夫殷勤意澹然徉諾謀於司馬姑勿露機反更厚遇之因令入司馬家晤語初亦伺司馬他出始一來既而習熟司馬忽戒遠游之裝澹然與訂期與弟子先至而黃續賦多露可也其妾甫及門則女奴數輩竟擁香車入司馬曲房自是扃閉不復出而澹然亦不復再過其舊庵矣黃羞赧不敢言爲鄉里所誚初以雉媒往不特如皋空返且幷媒失之黃後登辛丑進士從戶部改兵部近罹計典謫去然其人材器可用也　黃字季圭己卯與張江陵公子狀元懋修同鄉舉最厚在公車二十三年始第

馬鐸李騏同母

馬鐸者舉永樂壬辰狀元李騏者舉永樂戊戌狀元俱福建之長樂人世傳其母先嫁馬氏生鐸再嫁李氏生子即帶馬姓以爲名至文皇臨軒唱臚御筆改馬爲騏二人固同母異父兄弟也此說自幼聞之弇州記奇事亦以爲誠然及考二人志銘則殊不爾鐸之母爲卓氏騏之嫡母爲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

安人未幾黃氏亦卒。蹔尋下世。然則二人本不同母。何以世有此說。或因一時竝貴。因諱而易其姓耶。是不可考矣。

火把節

今滇中以六月廿八日爲火把節。是日人家縛茭蘆高七八尺。置門外。爇之至夜。火光燭天。又用牲肉細縷如膾。和以鹽醯生食之。聞其原起。則是日爲洪武閒遣待制王忠文禕說元梁王納款不從。爲其所醢。以此立節。亦晉人禁寒食、楚人投角黍之意也。但考忠文被害。爲十二月廿四日。何以改爲六月。卽介推亦以五月五日亡。似當與屈正平同日受唁。今移之清明。乃知古今傳訛不少矣。

人化異類

隆慶閒。雲南隴州有百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得活魚六七頭。持歸烹食之。夫婦俱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勝計。百計阱捕。終莫能得。又楊用修滇程記云。百夷家畜一撥斷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卽死。死則百夷取其尸爲醢。然其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又夷中人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年至老。輒變異形。或犬或豕或驢之屬。於人墳前拜之。其尸卽出爲彼所食。蓋亦百夷一種也。按小百夷爲熟夷。在永昌府西南。大百夷在隴川之西。俱爲滇中內地。而幻化醜穢乃爾。古來人化虎食人。記載中時有之。至于鬼噬人魂。則未之前聞。其亦蜮射人影之類歟。至于拜冢吞骼。則又異類中之下劣矣。百夷卽僰夷。以音相近訛稱。又四川建昌行都司。有人變鬼者。亦名撲斷。菽園雜記云。北方老嫗。八九

十以上。齒落更生者。能夜出外食嬰兒。名秋姑。鄒繼芳郎中云。歷城人油張家一嫗如此。其家鎖之室中。蓋西南夷之外又有此一類。此則妖異而非種族矣。

婦人髭

婦人有髭者。唐則李光弼之母宋氏。酒媪朱氏。元則順帝至正十一年正月。京師齊化門東一婦人。生髭尺餘。本朝則宏治十六年。湖廣隨州應山民張本華妻崔氏。生髭三十餘。見之邸報。鄱陽邸婦人美髭。人呼爲三鬚娘。見之紀載。若宦官。則惟宣和間廣陽郡王童貫頷下鬚數十莖。他不多見。本朝太監劉馬兒。爲帥西征。臨戎必戴假髯。以令其衆。蓋取威重。如蘭陵王假面入陣耳。

神名訛稱

近來狹邪家。多供關壯繆像。予竊以爲褻瀆正神。後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長髯偉貌。騎馬持刀。與關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師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兒者。必大恨。其猥賤可知。狹邪諱之。乃嫁名于關侯。坊曲倡女。初薦枕于人。必與其艾豭同拜此神。然後定情。南北兩京皆然也。又蹴鞠家祀清源妙道眞君。初入鞠場子弟必祭之。云卽古二郎神。又云卽徐知證知誥。予思二徐已祀於京師靈濟宮。恩寵逾制。何又司白打之戲耶。是未必然。

妓鞋行酒

元楊鐵厓。好以妓鞋纖小者行酒。此亦用宋人例。而倪元鎭以爲穢。每見之。輒大怒。避席去。隆慶中。雲間

何元朗覓得南院王賽玉紅鞋。每出以觴客。坐中多因之酩酊。王弇州至作長歌以紀之。元鎮潔癖固宜有此。晚年受張士誠餽漬之酷。可似引滿香尖時否。

認族謔詩

吳中有吳姓。爲讓王之裔。然貧落不能支。又一吳。其起甚微。而其姊歸申相公。因得官鴻臚。爲富人。浮慕讓王。與通譜牒。舊吳反事之爲尊行。過從甚暱。時相公壻李爲谿鴻者。作詩嘲之云。太伯之吳非此吳。聖賢不認認傭奴。只因太伯年深遠。要認當朝申姊夫。李之配。卽吳夫人所出也。李登鄉榜。曾爲高儀部論列。覆試。登乙未進士。爲令。與稅璫忤。廢于家。

太函雲杜二謔詩

汪伯玉司馬鄉人方于魯。故以造墨知名。亦頗學詩。一日。御新犾袍謁司馬。時已及暮春。方矜莊就坐。汪口占謔之云。愛著蘭州獦狚犾。便教星夜趕裁縫。寒囘死守桃花雪。煖至生憎柳絮蟲。盡日摩挲撫細甲。有時抖擻挺高胸。尋常一樣方于魯。纔著毛衫便不同。方面亦急遁。又李本甯右丞。流寓南都。曲中妓朱福。有時名而齒已長。至新安訪舊。託云禮白嶽。爲所歡之婦牽輦婢痛毆逃歸。李亦立成嘲之云。獨步平康數十春。徽州何必强尋人。多應白嶽尊神厭。惹得黃山老嫗瞋。背上揮來拳似鐵。鬢邊搔去髮如銀。出門好訕連連叫。羞殺當年馬守眞。馬四娘所改名。秦淮競傳爲笑端。前詩則乃弟仲嘉所述。後詩則予在南中目睹者。朱福亦蘊藉不俗。與友人鍾伯敬最厚。因得熟識之。汪李二公。雄文擅一世。其七言律詩均

以嚴整爲宗。

袁中郎論詩

邸中偶與袁中郎談詩。其攻王李頗甚。口而詈于鱗尤苦。予偶舉李華山詩。袁即曰。北極風煙遠郡國。中原日月自樓臺。如此胡說。當令兵馬司決臀十下。予曰。上句黃河忽墮三峯下。一句自好。但對稍未稱耳。袁微頷。亦以爲然。偶案上乃其新詩稾。持問予曰。此僕近作。何語爲佳。予拈其聞蟬二句云。琴裏高山調。詩中瘦島吟。最工。幷其鄰中懷古一聯云。殘粉迎新帝。妖魂逐小郎。用事鎔化。前人未有。但結聯曹家兄弟好。無乃太淫荒。忽講道理。近於獃腐。袁笑謂予賞音。但渠所最推尊爲吾浙徐文長。似譽之太過。抽架上徐集。指一律詩云。三五沈魚陪冶俠。清明石馬臥侯王。謂予曰。如此奇快語。弇州一生所無。予甚不然之。曰此等語。有何佳處。且想頭亦欠超異。似非文長得意語。衆苦爭以爲妙絕。則予不得其解。

山人對聯

向見黃百谷家桃符云。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哂其太誇。近見吳中山人錢象先者。乃書對云。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更不自揆甚矣。頃過陳眉公堂中書一聯。天爲補貧偏與健。人因見懶誤稱高。蓋用陸務觀語。雖謙抑而實簡傲。勝黃錢用杜句十倍矣。去年至支硎山。范長白學使齋中懸聯云。松風高士供。蘭夢美人圓。其所書即所作也。時范未有子。故有蘭夢句。然圓夢字又作原唐宋人皆已兩用之。未知孰是。范又有對云。門前白水流將去。屋裏青山跳出來。又用笑林中俚童屬對語亦奇。

周解元淳樸

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卽恚怒變色謂此禽獸盜丐所爲蓋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悉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眞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爲主人別號自是溷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羸憊而歿

王李晚成

壬辰玉發解時名噪海內後以口語兩度不入試或不竟試而出至辛丑登第則逾不惑矣房師溫太史語之曰予讀兄戊子鄉卷時甫能文耳不謂今日結衣鉢之緣至爲憫然掩袂漢陽李愚公時藝亦爲後進傳誦直至己未始第出李續溪太史門初謁座師曰向初入塾蒙師以兄文見課苦其不能背誦受笞今得稱師友甚幸李亦哭失聲蓋久抑得伸且有升沈之感古云喜極而慟眞有之前此嘉靖閒則崑山歸熙甫有聲公車鄞余文敏有丁欲師之不許余及第後乙丑分校禮闈得歸卷而奇之置之上第事亦相類

敝帚軒剩語卷中

張幼于

吳中張幼于歙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鳳翼伯起、弟燕翼浮鶴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爲裁其一。則幼于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慕新安人之富而妒之。命所狎羣小。呼爲太朝奉。至衣冠亦改易。身被采繪荷菊之衣。首戴緋巾。每出。則兒童聚觀以爲樂。且改其名曰敉予。偶過伯起。因微諷之曰。次公異言異服。諒非公所能諫止。獨紅帽乃俘囚所頂。一獻闕下。即就市曹。大非吉徵。奈何。伯起曰。奚止是。其新改之名。亦似殺字。我方深慮之。未幾而有蔣高私妓一事。幼于罹非命。同死者六七人。伯起揮淚對手嘆。狂言之驗。先是幼于堂廡開。掛十數牌。署曰張幼于賣詩。或賣文。以及賣漿賣癡賣獃之屬。予甚怪之。以問伯起。此何意也。伯起曰。吾更虞其再出一牌云幼于賣兄。則我危矣。予曰。果爾再出一牌云賣友。則吾輩將奈何。相與撫掌大咍。同時吳中有劉子威、鳳、文苑耆宿也。衣大紅深衣。徧繡羣鶴及獬豸。服之以謁守土者。蓋劉曾爲御史。遷外臺以歸。故不忘繡斧。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謂一時服妖。幼于被難爲辛丑年。時虎邱僧省吾者。嗜酒。忽一日醉死。一孝廉與姻家比鄰。偶大失貲重。或疑孝廉與盜通。因捕治。死獄中。時稅事再興。市人葛成倡議。徧拆毀諸富家。有殿斃者。當事置之死法。適幼于又以妓致殞。俱一兩月內事。吳人遂以湊酒色財氣四字云。

史金吾

溧陽史雲津繼書故閻卿雁峯際庶子以鄉紳禦倭蔭錦衣千戶官至都指揮管衞事故江陵相客與王弇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詩江陵敗罷任奉朝請其平生豪貴自奉如王公卽拒倭紀綱之卒且數千人居恆用軍法治其部曲甚嚴都下亦頗優容之偶戚南塘繼光少保之介弟名繼美者病死以兄力亦得佩平蠻將軍印鎮貴州有少婦甚材武或傳其國色且貲裝巨萬史心動百計誘之業已成約史大喜過望遣健婦數十曹往迎至半途則彼具軍容而來詬迓者不肅命縛之笞挺交集所謂捆打者各數十下諸婦狼狽奔歸泣訴史已惶悸無措比至則姿旣寢陋簸復蕭條日夕恣唯罵詈慟下尤慘酷史幸其速去恣其輦運滿所欲而始行所失無算史性愎戾自用至是爲友朋所姍笑亦懊喪失志但云更生更生而已時予尙孩幼在都中目擊金吾從吾念橋閻卿繼辰以庶常諫垣外補至丙申丁酉間爲江西按察史僞與金吾小隙因而爭訐者累歲彼此各數十疏小而帷簿瑣屑大而不軌逆謀靡不登之奏牘總之皆訟師巷口無一語實者其疏皆留中不報部院臺省亦無人爲之別白是非憲使在江西凡正三品滿九年始遷去兩人後講解復爲兄弟如初毫無芥蔕殊不可曉或謂俱有奧援在內皆有陰事相持勢必終于兩罷向來紛呶徒瀆聖聽亦幸今上大度不詰云

河套

成化間敵入河套督撫都御史白圭俞子俊等前後請大舉蒐套驅敵出河外沿河築堡抵東勝徙民耕

守其中。時葉盛爲吏部侍郎。上勑盛往議。且上方略。盛上言蒐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而王越亦以爲不可。上從之。宏治初。又議復套。時倪岳爲禮部尚書。亦疏論邊事。略曰。建白紛紜。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聲援可接。非不善也。但二城廢棄已久。今欲城河北以爲守。出孤遠之軍。涉荒殘之地。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其前。躡襲其後。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矣。時敵入套未久。盡可驅逐。而當時葉文莊倪文毅王襄敏俱一時名臣。其議論已畏縮如此。至嘉靖二十六年。則距成化時將八十年。去宏治亦五十年矣。敵之盤踞日深。我之士馬日耗。陡議大舉。人心已搖。主上亦慮萬一差跌。噬臍無及。以故嚴仇之譖。必得售。夏會之功。必不成。不待智者而知也。

星相

術士談命談相。百無一中。然士人則有奇驗者。永嘉張文忠老於公車。將爲天官選人。遇御史王相者於吏部門。奇其狀貌。詢知就選。急止之曰。公旦夕將大用。不僅登甲榜已也。張笑以爲妄。時又有御史蕭鳳鳴者。素精日者家言。張姑以支干決之。蕭大驚曰。此人即登第。不數年輔相天子。改革宇宙。安可遽栖枳棘。且命數已定。即就選亦必不諧。張尙狐疑。會有所格。不及拜官歸。再試即成進士。以至驟貴。當國矣。兩御史俱起南宮。俱拜西臺。何以神於星相乃爾。王相河南之光山人。蕭鳳鳴浙之餘姚人。

夷人市瓷器

予於京師見北館伴使館夫裝車。其高至三丈餘。皆韃靼女直及天方諸國貢夷歸裝。所載他物不論。即

瓷器一項。多至數十車。予初怪其輕脆陸行萬里。既細叩之。則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濕地。頻洒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其價比常加十倍。蓋館夫掷爲此法。無所承授。偶閱周密癸辛雜識。則宋宣和間。艮岳取石之法亦如此。先以沙膠實填石竅。其外以麻筋雜泥固之。令圓。日曬極堅。始用大木爲車。致之舟中。抵汴。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蓋出朱勔父子小慧。何館夫亦暗合乃爾。

戲物

古來惟弄猢猻爲最巧。猶以與人類近也。至鳥銜字。雀銜錢。犬踏橇。羊鳴鼓。龜造塔。已爲可怪。若宋時熊翻筋斗。驢舞柘枝而極矣。今又有畜蝦蟆念佛者。立一巨者於前。人念佛一聲。則亦閣閣一聲。如擊木魚。以次傳下。殆徧。人又起佛號。如前。蝦蟆又應聲。凡數十度。臨起。又令叩頭而散。此亦人所時見者。又聞之大父云。有鬻技者。藏二色蟻於竹筒中。傾出。鳴鼓則趨出。各成行列。再鼓則羣鬬。良久。鳴金一聲。各退歸本陣。魚貫收之。此更古來所未有者矣。近又有教鼠爲戲者。說者謂人心日巧。一日故異類蠕動皆然。又昔有能解牛語馬語鳥語者矣。若契丹太祖從兄名鐸骨札者。以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乃云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爲帶。所謂龍錫金是也。蛇未聞能語。若解蛇語。則更怪矣。此亘古奇聞。

鬬物

聞牛鬬最爲奇觀。然未之見。想虎鬬必更奇。但無大膽人能看耳。最微爲蟋蟀鬬。然賈秋壑所著經最爲纖細詳核。其嗜慾情態。與人無異。當蒙古破樊襄時。賈尙與羣妾踞地鬬蟋蟀。置邊劇不問也。我朝宣宗最嬾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况鍾進千箇。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宗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傳。蘇州衞中武弁。聞尙有以捕蟋蟀比首功得世職者。今宣窯蟋蟀盆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日吳越浪子。有酷好此戲。每賭勝負。輒數百金。至有破家者。亦賈之流毒也。鬬雞爲唐元宗所好。然黃金芥距。在春秋已有之。至若鬬鵝。則見晉桓靈寶傳。及唐僖宗好鬬鵝。一鵝至値錢五十萬。鬬鴨則魏文帝曾向東吳索之。又見唐人詩中。此二戲不傳久矣。袁中郎云。曾見鬬蟻。鬬人多於鬬魚。予俱未得見。

種羊

古語云。北人不信南人有萬石舶艫。南人不信北人有萬人穹廬。外國人不信中國有蠶吐絲成繭繅以作帛。此語固也。又如西域人種羊一說。每以語人。亦多不信。其俗種發。將羊剝皮取肉。獨不碎其骸。與五臟埋之土中。次年春雨後。種處生泡纍纍。乃延僧持呪吹螺伐鼓。地中聞聲。即跳出小羊。無算。但其臍帶尙聯死羊腹內。僧又以法唄誦割之。羊各迸走。待其大而食之。次年如前法。又種。源源不絕。此西域人時時能道之。中國人入彼土。亦多見其事。但未經目。則多疑之耳。又如吳人之種鼈。以莧菜和鼈剁成小鼈餧。與牝豕啖之。久之豕產小鼈以百計。蓄之池塘。最肥而不甚大。今所謂馬蹄鼈是也。又如鄞人之種蚶。

取蚶椎碎。置竹杪。其脂血滴入斥鹵中。一點成一蚶。其種地名蚶田。值最貴。若以語北人。亦未必肯信。又唐書西域傳。驢分國羊生土中。臍屬地。俗介馬而馳。擊鼓以驚之。羊臍絕。卽食水草。與所紀略同。但不云種耳。元人亦云。漠北種羊角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美。

太和記

向年曾見刻本太和記。按二十四氣。每季塡詞六折。用六古人故事。每事必具始終。每人必有本末。鋪敘旣曼衍。詞復冗長。若當場演之。一折可了一更漏。雖似出博洽人手。然非本色當行。又南曲居十之八。不可入絃索。後聞之一先輩云。是楊升菴太史筆。未知然否。然翊國公郭勳亦刻有太和傳。郭以科道聚勘下鎭撫司究問。尋奉世宗聖旨。勳曾贊大禮。幷刻太和傳等勞。合釋刑具。卽問奏處分。夫刻書至與贊禮竝稱。似非傳奇可知。予未見郭書。不敢臆斷。然北詞九宮譜。本名太和正音。又似與音律相關。俱未可曉也。楊升庵生平塡詞甚工。遠出太和之上。今所傳俱小令。而大套則失之矣。曾見楊親筆改定祝枝山咏月玉盤金餅一套。竄易甚多。如西廂待月斷送鶯鶯。改爲成就鶯鶯。餘不盡記矣。

謔語

武儒衡譏元微之入省。至因食瓜指青蠅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此等謔語。足成傷心之怨。又如寇平仲之笑丁謂云。參政亦爲長官拂鬚。亦成隙相擠。口語之仇。垂戒萬世。而我朝館閣諸公。卻有俊語。如長沙李文正庭前花早發。閣下李先生之對。及出題東面而征西夷怨。又如詞林九年策問。足稱雅謔。至嘉靖

閒分宜當國。而高新鄭爲史官。候於私宅。時江西鄉衮求謁者旅集。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氣。高因大笑。分宜問故。高對云。適見公出而諸君肅謁。憶得韓昌黎鬬雞行二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嚴聞之亦爲破顏。蓋俗號江右人爲臘雞頭也。又新鄭與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聯鑣出朝。而朝暾初上。高戲出一儷語云。曉日斜熏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貫先生耳。兩人拊掌幾墮馬。蓋楚人例稱乾魚頭。中州人例稱偷驢賊。又俗語有西風貫驢耳也。而說者又云。是傅瀚焦芳相謔舊語。豈張高又祖之耶。此三公者。皆非經常宰相。而當時矢口笑謔。不以爲忤。且科第相去甚懸。在今日則前後輩迥分。詞林後輩。屏氣鼇折。不敢出一語。而胸中所懷。各以刀鋋相向。安得復見此風哉。此外更有惡謔。如予所聞。嘉靖甲寅乙卯閒。胡少保宗憲以江南制府禦倭。值浙直巡鹽御史周如斗行部。與宴於舟中。二人素相狎。適侍者誤傾酒壺。周謔云。瓶倒壺撒尿。而篙工偪振梡。胡應聲曰。梡響舟放屁。各以姓相嘲。然而俚矣。又同時一內璫銜命入浙。與司北南關戶曹司南關北工曹二郎吏會飲。璫有意侮縉紳。乘酒酣出對云。南管北關。北管南關。一過手再過手。受盡四方八面商商賈賈。辛苦東西。此璫故卑微。曾司內閽。工部君相識者。卽云子誚我兩人。我當奉報。然勿嗔乃可。遽應曰。前掌後門。後掌前門。千磕頭萬磕頭。叫了幾聲萬歲爺爺娘娘。站立左右。璫怒憤攘臂。至於慟哭欲自裁。賴二司力勸而止。此等酬對。甚於罵詈之言。徒嘔噦耳。

婦人弓足

婦人纏足。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始於齊東昏。則以步步生蓮一語也。然余向年觀唐文皇長孫后繡履圖。

則與男子無異。友人陳眉公姚叔祥俱有說爲證明。又見則天后畫像。其芳趺亦不下長孫。可見唐初大抵俱然。惟大歷中夏侯審詠被中睡鞋云。雲裏蟾鉤落鳳窩。玉郎沈醉也摩挲。蓋弓足始見此。至杜牧詩云。鈿尺纔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又韓偓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只抵今製七寸。則六寸當爲今四寸。亦弓足之尋常者矣。因思此法當始於唐之中葉。今又傳南唐後主爲宮姬窅娘作新月樣。以爲始於此時。似亦未然也。向聞今禁掖中。凡被選之女。一登籍入內。即解去足紈。作宮樣。蓋取便於御前奔趨。無顛蹶之患。全與民間初製不侔。予向曾寓京師。隆冬遇掃雪軍士。從內出。拾得宮嫱鞾履相視。始信其說不誣。近年黃岡瞿徵君九思建議禦邊。中有一說。欲誘化其俗。令彼婦人習中國法。俱束縛雙足。爲弓樣。使男子惑溺。減其精力。惰於擊刺。以爲弱敵制敵妙策。余亦不知此計果有濟否。但隆慶元年。敵攻陷山西石州。擄所得婦人。驅之出塞。憎其不能隨馬疾馳。盡刖其雙足。以車載歸。百無一活。然則彼中本不愛雙纏。瞿君此策。亦未爲妙算也。近日刻雜事祕辛。紀後漢選閱梁冀妹事。因中有約束如禁中一語。遂以爲始於東漢。不知此書本楊用修僞撰。托名王忠文得之士酋家者。楊不過一時游戲。後人信之。太眞遂爲所惑云。

春畫

春畫之起。當始於漢廣川王。畫男女交接狀於屋。召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及齊後廢帝。於潘妃諸閣壁。圖男女私褻之狀。至隋煬帝烏銅屏。白畫與宮人戲影。俱入其中。唐高宗鏡殿成。劉仁軌驚下殿。謂一時

乃有數天子。至武后時。遂用以宣淫。楊鐵厓詩云。鏡殿青春祕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而祕戲之能事盡矣。後之畫者。大抵不出漢廣川齊東昏模範。惟古墓磚石中。畫此等狀。間有及男色者。差可異耳。予見內廷有歡喜佛。云自外國進者。又有云是元所遺者。兩佛各瓔珞嚴粧。互相抱持。兩根湊合。有機可動。凡見數處。大璫云。帝王大婚時。必先導入此殿。禮拜畢。令撫揣隱處。默會交接之法。然後行合巹。蓋慮睿稟之純朴也。今外間市骨董人。亦間有之。製作精巧。非中土所辦。價亦不貲。但視內廷殊小耳。京師勅建諸寺。亦有自內賜出此佛者。僧多不肯輕示人。此外有琢玉者。多舊製。有繡織者。新舊俱有之。閩人以象牙雕成。紅潤如生。幾徧天下。總不如畫之奇淫變幻也。工此技者。前有唐伯虎。後有仇實甫。今僞作紛紛。然雅俗甚易辨。倭畫更精。又與唐仇不同。畫扇尤佳。余曾得一箑。而上寫兩人野合。有奮白刃馳往。又一挽臂阻之者。情狀如生。旋失去矣。

人疴

人生具兩形者。古卽有之。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其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然不云亦能女也。素問有男脈應女脈應之說。遂具兩形矣。晉惠帝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而性尤淫。解者以男寵太盛之徵。然亦不聞一月中陰陽各居其半也。余幼年在京。聞教坊有妓陳二者。姿貌旣非姝麗。門前車馬亦稀。但爲勳貴家所暱。動輒彌月不出。甚或攘奪詬病。問之。則如晉惠京洛人。分上下半月作男女。以故閨閣中嬖溺不肯捨去。又吳中常熟縣一縉紳夫人。亦大家女也。亦半月作男。當其不能

女時。蓁砧避去。以諸女奴當夕。皆厭苦不能堪。聞所出勢偉勁倍丈夫。且通宵不訖事云。按二十八宿中。心房二星。皆具兩形。則天上已有之。何論人世。舊傳狸有兩體。其年久者。能變幻惑人。遇男則牝。遇女則牡。京師多有此妖。皆一家中內外皆爲所蠱。各自喜爲佳遇。然實同此獸也。狐與狸又各一種。而世多混稱之。

妒婦不絕嗣

富貴人坐妒婦斬嗣者最多。然亦有改悟者。千百中一二也。以予耳目所及。如戚南塘總戎夫人。中歲知私蓄妾有庶子二人。初亦怒欲手刃。其後竟杖而收之。戚少保世職。賴以傳襲。近日李九我少宗伯。亦垂老無子。而閫政過峻。在南中時。賴吾鄉丁敬宇中丞苦口傳語。始容買妾。今已抱雛久矣。商邱沈龍江大宗伯。亦苦乏嗣。其門人相知者。欲往謀約副篋。適登堂。見數醫正修藥甚虔。因問何劑。沈答曰。此吾內子製調經藥。爲受胎計耳。門人不敢啓齒而退。時沈夫人逾六望七矣。乃知妒婦末路。亦自有迷悟兩種。特男子不幸。難值其夢覺耳。商邱公有一女。欲獨佔家產。助母爲虐。近吾邑一詞林亦然。恐鳳毛俱絕望矣。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湖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冑君家。其家鉅富。難以阿堵動。乃托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

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蔪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彪摹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時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其爲贋本。嚴世蕃大慙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卽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淸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貴。且爲祟如此。今上湖圖臨本最多。子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宋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公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卽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李近樓琵琶

京師絕藝所萃。惟琵琶以李近樓爲第一。李故籍錦衣。當襲百戶。幼以瞽廢。遂專心四絃。夜臥以手爪從被上按譜。被爲之穴。其聲能以一人兼數人。以一音兼數音。前輩紀之者已多。先人在都時。曾於席間得聞。則作八尼僧修佛事。經唄鼓鈸笙簫之屬。無不竝舉。酷似其聲。老稚高下。各各曲盡。又不雜一男音。歸邸爲兒輩道之。恨予幼不及從。比予再入都。則李死已久。其藝不復傳。一日。同社館東郊外韋公莊者。邀往宴集。詫謂予有神技可閱。既酒闌。出之。亦一瞽者。亦以一小屏圍於坐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販蠶邸中。爲邸主京師人所賺。因相毆投鋪。鋪中徒隸與索錢。邸主婦私與徒隸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婦。其聲嘈雜而井井不亂。心已大異之。忽呈解兵馬。兵馬又轉呈巡城御史鞫問。兵馬爲閩人。御

鬼爲江右人。掌案書辦爲浙江人。反覆辯詰。種種酷肖。庭下喧闐如市。詬詈百出。忽究出鋪中奸情。遂施夾拶諸刑。紛紜爭辯。各操其鄉音。逾時畢事而散。予駭怪以爲得未曾有。又出李近樓之上。比逾時再往尋覓。則亦不可得矣。

王百穀

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蹄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爲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如其初入京試內閣紫牡丹詩中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極爲袁元峯煒相公所賞。因成知己。同邑周幼海。長王十年。素憎王。因改袍爲脬。殿爲屁以詆之。兩人遂成深仇。王又有詩云。窗外杜鵑花作鳥。墓前翁仲石爲人。時汪太函介弟仲淹道貫。偕兄至吳。亦效其體作贈百穀詩。身上楊梅瘡作果。眼中蘿蔔翳爲花。時王正患霉毒偏體。而其目微帶障。故云然。語雖切中。微傷雅厚矣。宋張浚自富平大敗歸。有郭奕者。改韓昌黎贈裴令公詩贈之云。荊山行盡華山來。日照關山四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親送陝西回。與此正同。終不如卽改王詩之更巧也。周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王目周書爲蚯蚓拖泥。周亦目王書爲蟾蜍打拱。似亦微肖云。

立碑

今世立碑之濫極矣。而去思尤甚。凡長吏以善去者。俱得鼎屬石。其辭不過鄉紳不情之譽。其人不過霸儒强醵之錢。而後至之官。又自爲他日地。爲之作序文。作募疏。以獎勸之。今建白滿公車。無一語及此者

何也南史裴松之曰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以爲諸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事實宋武帝從之由是普斷以今一統全盛豈反遜義熙之年所首當爲禁革者

贅壻

榜下贅壻古已有之至元時貴戚家遂以成俗故有琵琶記牛丞相招壻事亦譏當時風尙也至國朝則少見如程篁墩學士之壻於李文達則未第時事而識者猶議之嘉靖中翰林編修趙祖鵬者號太冲澥之東陽人居京師有女嫁緹帥陸武惠炳爲繼室倚陸聲勢張甚富貴擅一時然爲士林所不齒趙幼女甫笄才而豔值乙未春榜狀元丁文恪士美喪偶趙欲以女字之丁堅拒不從趙大不堪適會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趙光焰托媒爲道地趙喜甚蔡遂委禽爲贅壻一時清議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幾陸武惠歿趙以大計外遷尋被訐下獄論死赦出家頓落蔡亦從郎署外謫屢躓宦途僅得至歸德知府又中計典罷歸不振而死蓋始終坐贅趙一事也趙氏以盛年贅居貧悴困苦聞今尙存予入都時過其門見一貞婦扁在委巷中諦視之則趙氏居也

戚畹不學

戚畹李文全聖母慈聖太后之同產故武清侯煒之長子也生長富貴未嘗就外傅有長壻曰錢賑民故戚畹安昌伯承宗之裔孫襲職錦衣帶俸指揮使一日具筐篚饋其長子名誠銘者適爲文全所見索刺觀之則稱制眷弟蓋錢時方丁艱也閱之大怒碎其刺笞其僕而遣之錢出不意急往謝罪且問名帖何

以見毀。乃云汝不過我長壻。安能制其小舅。乃作爾稱許耶。錢心知其慙矣。乃謝曰。是誠誤。但此後當改何稱。文全徐思之曰。只寫姊夫生可也。一時傳以爲笑。

瓷器

本朝窯器。用白地青花。開裝五色。爲今古之冠。如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鬬雞百鳥及人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窯。則又倣宣成二種而稍遜之。惟崔公窯加貴。其値亦第宣成之十一耳。幼時曾於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窯酒杯茗椀。俱繪男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奉命造此種。然漢時冢則鑿瓦畫壁。俱有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册所紀甚具。則杯盌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窯漸少。今絕不復覩矣。

衣內出火

予觀張芳洲甯都諫文集云。婢整新綾衣。而火星飛出。以爲異。此不足怪。予兒童時。獨臥醒來。見火熒熒千點在帳中。久之方散。凡經數度。親友輩以爲文明之象。而予竟連遭大故。不克赴試。庚子冬。送李本甯維楨憲長於平望舟中。謂予曰。我昨日易一紵袍。而火星四出。子知爲何祥。予謾應曰。此離明上燭台輝。公內召必矣。次年大計。李不免鐫階。又里中項墨林元汴長子貞元德純以書法自負。衣中亦有火光之異。先是蓄油紙千番于樓上。年久。火出油韆。連雲華構。頃刻煨燼。總之非吉祥也。

汪南溟文

王李七子起時。汪太函雖與弇州同年。尙未得與其列。太函後以江陵公心膂驟貴。其副墨行世。暴得時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稱元美伯玉而七子中僅存吳明卿余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盡有合處。至碑版紀事之文。時援古語以證今事。往往扞格不暢。其病大抵與歷下同。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嘗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予心誹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無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論。當海內盛趨徽中時。汪高自標榜。至謂文人倔强。未肯攀附者。目爲戎蠻之不奉正朔。至今日而反屑弇州者日衆。又何論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州再出。不免見獵之喜。時許文穆爲次輔。其同里至戚也。屢言於首揆吳縣。三揆太倉。不能得。則又致書於弇州公。轉托其緩頰於太倉。以速汪之出。終以時情不允辭之。弇州亦尋里居矣。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驚鴻者。綢繆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擬佛經。穢褻如來亦甚矣。其門下詞客。如潘之恆俞安期等。又從而傳會之。作歌作頌。更堪駭笑。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誕辰。弇州太函俱有障詞。諛語太過。不無陳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敗。遂削去此文。然已家傳戶誦矣。太函垂沒。自刻全集。在江陵身後十年。卻全載此文。亦不窺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徐文長

徐文長渭。暮年游京師。予尙孩幼。猶略記其貌。長軀皙面。目如曙星。性跅弛不受羈絡。館於同邑張陽和太史元汴家。一家稍不合。卽大詬詈。策騎歸。後張沒。徐已癃老。猶投服哭奠。哀感路人。蓋生平知己。毫不

以親疏分厚薄也。徐初以草白鹿表。受知於胡襄愍梅林宗憲。戊午浙闈。胡囑按君亟收之。徐故高才。即上第亦其分內。按君搜得之大喜。以授其所善邑令。令丹鉛之。令故爲徐所輕。銜之方入骨。值按君暫起。輒泚筆塗抹之。比取視。則塗乙滿紙。幾不可辨矣。徐此後遂患狂易。疑其繼室有外遇。無故殺之。論死繫獄者數年。亦賴張陽和及諸鄉衰力得出。既鬱鬱不得志。益病恚自戕。時以竹釘貫耳竅。則左進右出。恬不知痛。或拄鐵錐自錐其陰。則睾丸破碎出外。終亦無恙。說者疑爲祟所憑。或疑冤死之妻附著以苦之。俱不可知。而其人高伉狷潔。於人無所俯仰。詩文久爲袁中郎所推戴。謂出弇州上。此自有定論。其所作畫尤脫畦徑。題著則托名田水月等號是也。今已有人購之者。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定交。憑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予後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詞。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

不男

男子生而隱宮者。內典以爲人中惡趣。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妒變半。且有五種不女。曰螺筋鼓角線。俱終身無嗣育。如古帝王貴人亦有之。昔廢帝海西公有隱疾。漢舞陽侯樊市人不能爲人。元魏仇洛齊生非男。北齊臨漳令李庶之天閹。隋大將軍楊約之爲□所傷。皆是也。本朝藩王。則楚王英煬亦傳聞不男。大臣則楊文襄一清。倪文毅岳。及近年士人閔工部夢得。俱云隱宮無嗣息。其有無罪而自宮者。國初太常卿邱元清。以辭賜宮女。金吾指揮同知傅廣。以求入內廷。隆慶間。戚畹李文進。以隨侍今慈聖皇太后入

宮仕至御馬監太監賜莽玉卽今武清侯李文全同產弟也今莆田王繼祀以少年讀書苦思慾自去睾丸又聞嘉靖末年閩人戶部主事柯維麒以修宋史新編求絕房室自宮亦如太史公下蠶室故事此聞之焉開之祭酒及于中甫比部者王與柯乃孫茂竹同年進士其言或有據　宋宦官梁師成自詭蘇軾出子及用事後復應進士舉登上第仍供內役此古今所無若本朝翰林庶吉士敬成坐晉王濟蠔事腐刑爲郯府典寶以潛邸恩陞太監尊寵一時其宦蹟竟與司馬遷無異卻與梁師成相反又元順帝至正間有趙伯顏不花者年三十餘有妻子矣爲順帝所閹後官至樞密院使大貴用事此夷人之俗與元魏制彷彿

師弟相得

座主偏重會試分考執弟子禮終身不衰若鄉試分考或滯下僚而弟子登要津其房考不復敢居尊而門生禮亦少殺矣至焦弱侯太史竑則異是其舉甲子應天鄉試適世宗新更典制先大父以儀曹正郎爲書一房得焦卷欲首薦而主考賞大父次卷沈太史虹臺位定爲解元焦稍居後然相知最深焦久困公車每歲必至吾家留浹月借觀書籍時焦貧窶至手自節錄或遇巨函則大父輒以貽之先人少於焦十四年而早登第然每兄事之焦亦不少降意至己丑掄大魁先大父喜甚遣人賀之先人因寓書令其勿循詞林故套必稱昆弟如平日焦復書云兄高誼不可違已不用晚字矣其眞率如此但焦是科爲蜀人范太史凝字醇敬首卷而情意殊不愜至於焦丁酉科場之謗已亥計典之謫雖張新建郭江夏諸公

不肯相忘。或云座師亦與聞。則不可曉矣。癸未先人以閱尚書分考。得一南卷。賞異之。云非吾叔度老手不辦。此時焦尚未改字。而先人自幼同硯席。識其文甚稔。因薦高等。比拆卷登榜。則廣東鄧宗齡。其年甫弱冠。焦年逾不惑。久矣。鄧入詞林又六年。焦以龍首繼之。鄧未幾天。焦雖晚達。又躍鶊籍。然年位未可量也。弱侯與宣城沈少林懋學同鄉榜。同計偕。途次夢騎牛頭入京城。回顧則焦尾其後。因自負必得鼎元。而戲謂焦且遲吾十二年。比乙丑同下第。直以魔蠻置之矣。至丁丑沈果得第一。而焦將就選入。因舉前夢力正之。後焦以丑科踵其盛。則沈歿將十年矣。此事已有紀之者。但思功名遲速。素定。先人往時即眞得焦卷。未必能使之入彀也。

年伯

弇州謂同年之父。與父之同年。執禮不同。此固然矣。乃其中又多有可商者。以予所見聞。如會陽白瑤舉嘉靖壬戌進士。其子大司空確菴省吾先。以丙辰登第。歷顯官。其拜少司馬時。壬戌諸公多爲其子部郎者。而司空修父執之禮不少假。至於彼此相避。反覺不安。又董龍山道醇舉癸未進士。其子儀部青芝嗣成先舉庚辰進士。不欲於癸未榜稱年姪。爲乃翁訶責。勉强書刺中晚字。而禮數則殊不然。此等皆窒礙難行者。又如嘉靖辛丑榜。王大司馬思質宇督薊遼。以忤分宜致重辟。說者謂鄢劍泉侍郎懋卿有力焉。鄢豐城人。亦辛丑榜中人也。後王仲子麟洲世懋分藩江右。與鄢絕不往還。鄢時坐戍歸里。訟言於人。責王薄於世誼。王大怒。徧貽書江省諸仕紳。歷數其罪惡。且以父仇未報爲恨。使鄢當日果有是事。麟洲之

宣告。似不爲過而鄢之責王。亦不智之甚矣。

縣令處分人命

吳俗最黠。無端輒以人命入狀。究之毫無影響。吏茲士者。亦視爲尋常故套。漫然準其行。亦漫然聽其罷。然而溫飽善良罹其毒者。必至破家而後已。至有狀行許久。然後求覓尸骨。以實其刁詐者。近丙戌年。粵人鄧雲霄拜長洲令。熟知此弊。凡告人命者。其狀寫明某日打傷某處。某時身死。尸停何處。去城幾十里。如虛。甘責幾十板。告者無一不準。即刻身往檢驗。路遠者。限定時刻。擡至聽檢。其誣者。即刻如數痛笞。不饒一下。行之半年。告人命者絕跡。鄧莅任七年。此弊頓絕。甫去而刁風仍熾矣。

男色之靡

宇內男色。有出不得已者。數家。按院之身。離閨閣。黎之律。禁姦通。塾師之客。鬻館舍。皆係托物比興。見景生情。理勢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繫獄犴。稍給朝夕者。必求一人作耦。亦有同類爲之講好。送入監房。與偕臥起。其有他淫者。至相毆訐告。提牢官亦爲分別曲直。嘗見西署郎吏談之甚詳。但不知外方獄中。亦有此風否。又西北戍卒。貧無夜合之資。每於隊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無匹者。往往以兩足叫代之。孤苦無聊。計遂出此。正與佛經中所云五處行淫者相符。雖可笑。亦可憫矣。至于習尚成俗。如京師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則得志士人。致孌童爲廝役。鍾情年少。狎麗堅若友昆。盛於江南。而漸染於中原。至若金陵坊曲。有時名者。競以此道傳游堵。愛寵。女伴中相誇相謔。以爲佳事。獨北妓尚有不深嗜者。佛經中名男

色爲旃羅含

馬仲良戶部

予友馬仲良之駿甫逾弱冠登第。當今才士翹楚也。在版曹有盛名。人方以華要期之。丁巳大計。忽罹白簡。拾遺以浮躁外謫。時皆寃之。而不知得罪所由來。其時主議者蜀人吏部徐雅池紹吉。蓋以其同年姻家冉芝房德升一言處之。不謂其誤也。始馬僦一寓。其室敞而直廉。馬得之甚愜意。初住亦無他屋。後隙地爲溷穢之所。但每遇陰雨。則牆陰彷彿有所見。侍婢輩時時驚叫。馬訶止之以爲妄。後告者屢屢。馬亦漸自疑。遂議他徙。初不知有伏尸也。是後人皆知非吉地。空閒者久之。會冉以參議聽調。初入京。未悉近事。亦利其華煥。僦居之。始與徐往還。忽數日不致。後相遇。詰以闊闊之故。云方移居無暇。冉多姬侍。僧北者亦數輩。因曰侍兒俱幾驚死。吾室後廢圃。頻有祟書見。頃令人拆牆之。將崩者。則倒植一好婦。顏貌如生。奔逆急走。至今心猶怦怦也。徐大駭怪。傑物色向爲何人私宅。則云馬戶部故居。徐因忿忿。謂此君少年負物望。乃敢生埋人土中。誓必重創之。以此彈章遂不可遏。嗣後乃知馬僦舍之前。有士大夫妒妻殺妾而瘞之。其人已轉官移去久矣。李代桃僵。古來亦有。然此婦何不禍彼夫婦。以伸枉抑。而見形怖人。卒陷無辜於貶竄。殆亦前生冤對云。徐後知其事。亦悔之而已無及矣。

錄舊文

科場帖括。蹈襲成風。即前輩名家垂世者。亦間有藍本。然未聞全場勦刻文登高第者。惟近科己未會試

第二名。以尚書出鄒泗山太史之門。其卷爲房師所賞。薦爲榜首。終爲易房陶石簣太史所壓。取會元去。鄒大以爲恨。比出闈。則知衆譁然。有言前場七藝。盡錄坊刻。自破承至結題。不易一字。坊閒尋刻魁卷。亦不復改竄。其聲華亦頓減。房師大覺無色。然猶爲二甲傳臚。授禮部主事。在官四年。方將出爲督學使者。一疾不起。其後辛丑會試。有一閩士。老于公車。翹捷善走。好談理學。其社友輩爲破題謔之曰。脚轎夫之脚。心聖人之心。一時戲語耳。是年首題爲畏聖人之言。此君遂用以作破。然荒謬淚倒。僅完闈事。初無奢望。迨榜出。則已高標名字。乃知填榜時。一卷已甲者當乙。會天漸明。不能細搜。隨意抽得此卷。臨朐馮少宰爲正主考。見心聖人之心五字。大喜。以爲奇絕。立命本房加批點評語。卽以入彀。此其同里同年徐十洲侍御爲予言。

敝帚軒剩語卷下

契兄弟

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爲契兄。少者爲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壻。弟後日坐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三十。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訐者。名曰娶姦。娶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契兒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取姿貌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爲逆亂之尤。閩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奴妻隨軍。豈海神好尚亦隨今古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溪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盤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爲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後欲留之。避不往。乃於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凶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

祝唐二賦

成化宏治間。吳中祝枝山唐六如。先後負雋聲。饒豔藻。唐有金粉福地賦。甚麗。惜予未之見。祝先有烟花

瀾天賦正堪與唐作對其後又有風流遁賦則皆俳語也予少時曾於友人處睹抄本尙憶得一二聯如畫堂內傳杯遞斝參輳著玉帳牙旗繡簾前品竹彈絲掩蔭出高牙大纛又云四邊廂眼裏火假揑妖言一會子耳邊風虛張聲勢又云急鄧鄧通紅粉臉不過是詐敗佯輸顫巍巍咬定銀牙無非是裏應外合又云寸心千里坐守老營一日三秋肯離信地又云歡娛嫌夜短惟求卻日揮戈寂寞恨更長那討聞雞起舞其他皆不及記蓋二公皆老公車不得志多寄跡平康以銷壯心卽見嗤於禮法士非所計也

奴婢弒逆

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爲羣僕所臠割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又萬歷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奴僕獨與愛婢春桃、斐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暱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貲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啓戶見尸認爲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逾半歲始得三弒逆伏法其家人輩始拾潘生殘骼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閒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鴉鴉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卒人遂目爲陳老鴉

夢宗汝霖

鎮江守君許蔡東。國誠先人南宮所錄士也。少年祈夢於其鄉九鯉湖。夢神人告之曰。子生平功名。一如宋宗澤。自以爲他年事業不凡。友儕亦以此期之。登第後爲邑令。爲比部。積資郡守。至九年。推臬副者十餘次。大參者三次。俱不報。遂乞歸不出。其第三考也。例不視事以候上臺處分。因命攜壺觴屏儀衞。日出游嬉。最後去城闉稍遠。忽遇暴雨至。得一古廟息駕。其門榜則宗汝霖祠也。心已憬然不寧。因巡廊讀碑。至後銘詩末句云。許國之誠。死而後已。讀未竟。疾驅還郡。投牒星邁。意恐未必及家。比抵里門。已數年。至今無恙。豈祿科偶盡於此時。抑尚有小草望也。是不可曉。

二李中丞

頃年潞河李中丞修吾。三才以督漕駐淮陰。長垣李中丞霖寰。化龍以總河駐濟甯。二公同里同籍。又同志也。潞河以長垣素性節儉。故作意調之。一日。遣材官致書幣致濟上。附以百金云。欲托幕府爲市油腴脂。以供妾媵用。蓋其地所出也。長垣知其以氣勝之。呼材官謂曰。我知汝主人後房音聲人甚盛。些須脂澤。不足供用。命麾下更買百金攜去。作我答禮可也。潞河發書。知反爲所侮。乾笑而置之。積於無用。於是豪氣亦稍折。

周公瑕

周幼淪晚年辭諸生。以書法行海內。其詩頗有佳句。家亦漸起。買宅於胥門內。園亭幽勝。水樹回環。一日

忽有魅臺見大白面如盤目瞋瞋動不見口鼻手足隱現不常初甚惶駭後習睹不復異矣偶旬餘滅跡舉家慶幸適有客至問云聞君家子不語者已不來果乎周未及對即有聲應曰索隱行在此回視則大白面已出矣賓主愕然踉蹌而散其園後屬一揮使爲吳妓借居予曾久留於中絕無他異今又屬他姓矣周無嗣以外孫施姓者爲後更名周允昌新登鄉書文行爲時流第一與予善

詠頭二謔詩

頃丙午順天鄉試第四名鄭汝鑣者浙江之紹興人也與同里人順天書辦俞姓者作奸劃人佳卷以致高掇事發同俞姓枷示禮部前三月其里中善謔者作詩咏之云科場今歲巧多般頭向松皮木內鑽書渡那愁江沒底夜行何怕井無闌霏微細雨衣難濕料峭輕風頸不寒只怕蛰蟲咸俯日出頭雖易縮頭難一時傳頌固已解頤近偶舉以示范學使長白渠云正有一事堪與作對吾乙未同年中有失貂皮煖耳者時嚴冬忽凍恚甚同榜一友改崔顥黃鶴樓詩嘲之云賊人已偷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光悠悠寒眸歷歷悲燕市短鬢凄凄類楚囚九十春光何日至腦包權戴使人愁眞與前詩竝堪噴飯

鄉賢

學宮祀鄉賢最爲重典今鄉紳身既雄貴其父必登俎豆至有生前屢罹胥靡之罰暴著耳目者亦儼然當春秋兩祭而豎序中遂借公舉以媒重賄日甚一日至其子孫微弱則所列木主庋置高閣閒供齋役

纍材矣蓋地窄而主多定不免積薪故事因憶羅念菴洪先見其乃翁遵善循主在祠中恥與非類竝列遂泣拜奉主以歸夫吉水理學淵藪尚如此況他方乎嘉靖初年清議猶重已如此況今日乎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僻與同僚不叶被某搆於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倨立意羅織之讞日當受笞雅堂滿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卽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箠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卽以是年登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卽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縟饋餉無閒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簠簋默籍日月纖毫不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之上之直指白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尚未忘再出也

監司創勢家

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募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

宰以卿寺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爲排解。屢以門牆誼動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爲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爲太宰鵬中子。兄弟凡五人。每姤詈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淩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爲不法。張乃盡法繩之。長公爲郡伯者。日扶服頓顙於邑令。蘇郡爲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知縣。仕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爲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狐鼠縱橫。閭巷鼎沸者浹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卽眞爲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于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聞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爲言。吳曰。不然。吾謂鄉郵刁頑。正將借此爲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居一品。富甲一郡。何作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凶宅

今京師全楚會館。故江陵張相第也。其壯麗不減王公。然特分宜嚴相舊第四分之一耳。會館之右一小房。雖不及大第十之一。然亦軒敞。先人以價廉僦居。不意其有祟也。遷寓不數月。妖魅百出。時龍虎山眞人在都。面請手畫一符。懸中堂鎭之。是夜魅擲瓦石。專投符上。比明。則糜爛無存。先人尋大病。給解南還。此房爲京師富人徐性善所得。重搆華甍以饋吏部侍郎徐撿庵。侍郎先與先人比鄰。至是拓爲大第。未久。亦以白簡告歸。不數年。性善坐他事被籍沒。此房亦爲官物矣。蓋自嚴相張相以迄性善。未及三十年。

凡三遭抄沒。斷非吉地。宜其爲邪魅所窟穴也。先是春月。先人移植一梨樹。命工掘地稍深。見一巨石板。叩之。空空有聲。先人疑其有伏藏。亟命掩上。梨亦他徙。觀後日安福鄒太史之被蠱。則急掩之見卓矣。京師最多凶宅。歸德沈宗伯爲史官時。從里居補官入都。僦居亦敞潔。與先寓密邇。告先人云。連夕內室然燭不明。加至十數炬亦然。不知何故。先人勸其他遷。未舉一日拆坑。則一少婦尸在焉。宛然如生。宗伯大驚。立移他所。此等枉死伏骼。京中往往有之。

丐戶

今浙東有丐戶者。俗名大貧。其人非丐。亦非必貧也。或云本名惰民。訛爲此稱。其人在里巷閒。任猥下雜役。主辦吉凶及牙儈之屬。其妻入大家爲櫛工。及婚姻事執保鑑諸職。如吳中所謂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較也。男不許讀書。女不許纏足。自相配偶。不與良民通婚姻。即積錙巨富。禁不得納貲爲官吏。近日一甄姓者。紹興人也。善醫痘疹。居京師。予幼時亦曾服其藥。後起家殷厚。納通州吏。再納京衞經歷。將授職矣。忽爲同鄉掾吏所訐。謂其先本大貧。安得登仕版。甄刻揭力辨其非。云大貧者。乃宋時楊延昭部將焦光贊家丁。得罪遠徙。流傳至今。世充賤隸。甄氏初非其部曲也。然其同鄉終合力擠之。迄不敢就選。而行醫則如故。予謂此等名色。從不見史册。且楊延昭爲太原人。其父業與遼戰沒。則其麾下皆忠義也。何以剪爲僕隸。自何時皆陽徙浙東。又何以自宋迄今六百餘年。不蒙宥貸也。是皆不可曉。

孿生子之異

孿生子世多有之然以俱男子爲異若累產俱孿且男則尤異如嘉靖中之顧聯璧合璧同舉戊午鄉試聯璧登進士官嘉興府同知卒於官合璧以乙科仕至僉事而卒於家乃其父母凡四胎共得八男子則奇甚矣又先大父爲上川南道時有雅州醫官時姓者頗明方脈技亦大行每入謁即以夔飧爲苦問之則云家有三十二兒問幾妾則云止結髮一人凡十六乳而得此無一夭折者以此困於貲給初意其妄繼詢之一州人無不以爲信然則怪矣宇宙眞何所不有唐淮南程幹妻李氏連八產俱雙生凡得子十六人蓋倍於顧聯璧僅得時醫官之半皆古今最奇事

盜賊賦形之異

史言防風身之大姜維膽之大皆疑非理所有蓋亦少所見多所怪徒以臆斷耳成化初四川反賊趙鐸傳首至成都好事者戲稱之重至十八斤亦云異矣古語豈盡誣哉鐸初謀爲本邑醫學訓科縣令索賂稱貸獻之久而不得富家索逋日急又爲仇鄰訐其窩盜遂決計謀叛至殺都督何洪縣竹典史蕭讓等貽一方之害損朝廷之威其故甚微墨吏富民實爲禍首

霍渭厓不認座師

座主門生之誼自唐而重然漢時州牧之察孝秀三公之辟僚屬至有以死相報者其酬知己之恩固不下於唐也本朝鄉會座主亦如之惟嘉靖閒霍渭厓韜舉甲戌會元不認大主考梁文康毛文簡爲座師及己丑主考一榜所投門生帖亦不收霍有才而忮以議與獻大禮暴貴所至與人相訐人頗畏惡之此

等事亦惟此公能行。張羅峯欲效而不能。前乎此。後乎此者。俱未聞也。

永順彭宣慰

湖廣永順宣慰使彭元錦者。淫惡多狡計。偏遣把目漁色於外。偶一二土酋把目至京。遇溧陽監生馮泰運。與之往來。馮故富家。以歌舞六博蕩盡。正無聊賴。詭云有所識名妓。可羅致以獻。把目大喜。邀與俱至永順。初亦禮爲上客。其言漸不驗。遂縻留之不遣。托以訓子。授館穀。畀夷婢四人待之。虛拘者數年。馮雖强顏。憂撓無計。偶有鄰洞土司。本係世仇。久不相報。忽擁精騎襲之。彭以無備。大敗奔北。依其屬長官柄托。馮得乘閒逸去。棄其二婢。僅以二人出虎穴。既又棄去。僅留一孕者與俱。開關至都下。孕者自云姓申。本貴州思南府婺州人。世爲仕族。同胞兄名承文。曾登辛卯鄉試。今已在宦途。其女初以楊應龍入婺州擄入播。繼彭元錦奉制府調遣征楊。又從播得之。久在永順。習知元錦諸罪狀。道之娓娓。馮亦不甚信也。其寓在玉河橋。偶有一浙江解銀官至。僦寓比鄰。問其官蹟。則云台州府經歷。以四川富順知縣謫是官。馮詢名姓。云以孝廉起家。黔中申承文其姓名也。馮大驚異。立招邸中款之。令婢窺於屏後。果其嫡兄。因相持對泣。重敍親誼。且訴向來兵燹仳離之苦。喜極而慟。馮故未有子。數日後申氏忽誕一兒。壯實可養。此皆予所目睹者。馮自得子後。家漸康。入貲。旦晚且得官矣。

樊嗆祠

今祠廟之盛。無過元帝及關公。且徧天下。蜀中則諸葛武侯香火最盛。川北一路。則獨祀張翼德。蓋閬州

故其部內也。二公功德在蜀。宜其血食萬世。惟楚中士司則不然。馮君自永順司還。述彼中止尊舞陽侯樊噲。在在敬事。殺人亦獻首於廟。俗能徒手致虎。糜而生祭之。方敢開剝。聞楚徼外保靖石柱酉陽諸土官皆然。不知狗屠有何神靈。獨饗此方尊禮至今也。馮君又云。楊應龍爲其姻家安彊臣所匿。陳僞尸。詭云焚死。今楊現在水西無恙。此親得之彭元錦口述者。不知元錦素仇安氏。以此誣搆之耶。抑眞有其事也。馮又云。彼地無鹵井。故鹽特貴。非富貴人不得食。至有終身不識其味者。人家無宿舂。晨起則老幼共杵一日之餉。若食隔夜所舂。卽頭痛不起。有時不給。輒飯脫粟。云是諸葛公遺令。坐是二端。謀叛輒沮。予謂三川爲蜀境。故應世奉武鄉之禁。永順在三國似爲吳所轄。何以亦遵約束也。不知他土司亦然否。又云。彭元錦爲政酷忍不忍聞。其所統三州六長官司。俱夷滅無餘。自署其子弟爲酋長。今入覲與承襲所列某司某司者。俱僞爲之。且禁部內夷人不許讀書識字。犯者罪至族。此其蓄謀不小。因思各宣慰司亦有設學校者。何不倣以偏行。使襲冠帶。稱儒生。或少革其獷戾。免至他日爲播州之續也。按萬歷乙未進士喻政。貴州銅仁長官司人。登第後。奏長官李氏虐用其民。因廢司爲縣。設流官知縣。降季氏世官爲主簿。故元錦尤有戒心。彭氏自五代從湖南馬氏起。有上溪州刺史彭士愁著節馬氏。遂世襲。至今七百餘年。與保靖之彭亦本一家。世爲婚姻。世相讎殺。此固土夷故態。而傳世之久。與播州楊氏略同。過安氏遠矣。安本蔣翠之後。奢香卽其始祖母。

唐伯虎

宏治中唐解元伯虎以罣誤問革困阨終身聞其事發於同里都閫鄉元敬穆都亦負博洽名素與唐善以唐意輕之每懷報復會有程篁墩預洩場題事因而中之唐既罷歸誓不復與都接一日都瞰其樓上獨居私往候之方登梯唐顧見其面即從簷躍下墮地幾死自是遂絕以至終身聞都子孫甚微或是修郤之報然唐後亦不聞有賢者此說得之吳中故老云

山人歌

張伯起孝廉鳳翼長王百穀八歲亦痛惡王爲人因作山人歌罵之其描寫醜態可謂曲盡初直書王姓名有友規之改作沈嘉則明臣復有諫止者併沈去之張以母老至庚辰科即絕意公車足跡不入公府與王行逕復別故有此歌然亦褊矣

鄭蔣翁壔

吏部文選郎中蔣遵箴廣西全州人也在京喪偶適兵部侍郎鄭洛有女及笄以美著稱遂委禽焉鄭爲北直隸安肅縣人與粵西相去萬里聞者駭嘆或云蔣方秉鎭鄭謀出鎭爲勢所脅耳然亦醜矣前於此則有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劉金吾守有之子徐爲華亭相公家孫而劉則故大司馬天和孫麻城人也相去亦三千里又前乎此則嘉靖末吳太宰鵬以笄女繼董宗伯份之室董時已爲大司空管少宰事年亦相亞遂講敵禮不復修牢子之敬然吳嘉興人董湖州人固接壤也蔣文選官至光祿卿有壔舒洪志爲尚書應龍之子十九而登丙戌一甲第三人鄙其婦翁不與往還鄭爲其婦外祖時正大用鄭長子爲戶

鵝鵝。袁子爲提帥同在京邸。事不甚通問。舒未及壯遽夭。人惜其志節。不及通顯云。

女郎吟咏

昔徐昌穀紀金陵徐妓詩云。楊花厚處春衫薄。清冷不勝單袷衣。以爲清婉絕倫。余近又見金陵徐驚鴻寄友游楚云。妾怨芳楊柳。橫枝向畫樓。折來欲有寄。游子在黃州。葉互參差影。花飛歷亂愁。林梢窺破鏡。何日大刀頭。俱風雅可誦。然皆北里種也。今范長白水部徐夫人。在蕪關諸五言古詩。沈秀深厚。可追古人。此閨秀非可他擬。以同徐姓。幷及之。

縉紳餘技

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樂。以其聰明寄之剩技。髫年見吳大參國倫善擊鼓。眞淵淵有金石聲。但不知於王處仲何如。吳中縉紳則留意聲律。如太倉張工部新。吳江沈吏部璟。顧學憲大典。無錫吳進士澄時。俱工度曲。每廣坐命技。卽老優名倡。俱皇遽失指。眞不減江東公瑾。此習尙所成。亦猶秦晉諸公多嫻騎射耳。近在都下。見王駙馬晫張緹帥懋忠諸君蹴踘俱精絕。此蓋蹋擲通於擊刺。正徹侯本色。不足異也。縉紳藝能有裨時用者。如徐武功有貞之天文。韓尙書邦奇之樂律。唐中丞順之之兵鈐句股。尙矣。又若正德間。蕭御史鳴鳳精明星命。康狀元海熟習相墓。近歲則邢憲使雲路歷法。掃空舊諦。王太史肯堂醫學。冠絕當世。以及徐太史光啓。盡得西域諸祕傳。幾與古崔浩韓滉等爭勝。蓋兼文苑藝術兩家。奄有其美。尤出前所稱風流諸公之上矣。

四喜詩

向來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成化間人。曾以宋公庠子京兄弟事實之。演爲傳奇。後因戊辰科。有廣文登第者。山陰王對南相國。每一句上加二字。曰十年曰萬里曰和尙曰教官。以謔之。已堪捧腹。至今壬辰科。翁靑陽太史以浙中教職掄大魁。館中又於七字之下。增曰甘雨又帶珠。故知爲所歡。和尙乃選駙馬。教官乃得狀元。一時傳笑。以爲無加矣。近復有覆試被斥者。改四喜爲四悲。曰雨中冰雹敗稼。故知是索債人。花燭娶得石女。金榜以覆試除名。蓋俱重在末句。而他則借以翻案。聞者亦爲之捧腹云。

顏面

往年在西湖。適曹遵生以南大理請假游武林。偶談及抗疏諸公。曹云。我生平最憎徽人黃黃石。每見使作忠臣面孔相向。予不以爲然。一日相遇於李本甯憲長衙齋。予素不識其人。一見卽思曹語。不覺掩口匿笑。又在邸中。黃貞甫攜酒相訪。鄧遠游同在坐。方飮次。袁小修來談甫洽。而袁托故亟去。予送之門。謂之曰。貞甫爲兄故人。何以悤悤乃爾。袁曰。我非不欲留。但我怕鄧公。其滿臉皆詞賦也。

吳江異人

吳江爲吳郡壯縣。然俗囂好訟。比於他邑爲難治。而異人則間出。如嘉靖間。周恭肅用以秉鈴淸愼著名。其先世農家。幼時學書於沈石田甫。數月。沈卽呼周封公語之曰。此子非以繪事終者。宜令習舉業。圖致

雲霄封公以貧辭沈曰吾友錢鶴灘能文盍往師之遂代爲束脩往謁未幾錢以會狀二元去則又曰吾友毛白川亦錢之亞又爲資遣之逮毛舉狀元而周業成遂登進士以至貴顯予嘗見周畫數幅皆手題詩于上畫入荆關之室後詢問故老始得其始末此後則達觀師世所謂紫柏老人者本吳江人後諱言之其聰明機辨字內無兩晚游京師慈聖太后與今上俱禮重之卒以癸卯妖書株連及難然其人自是異人用能奔走天下後來名夙如林未有能及之者次則杜靜臺名偉少孤貧自鬻於大姓沈氏沈長子曰位書經名家號虹臺舉甲子鄉試第一先大父所取士也偉與之同榜初偉爲童子時虹臺研席亦學爲文師友異之令同肄業駸出虹臺之上遂易姓名爲兄弟偕入泮宮同鄉舉既位連登乙丑高第入詞林偉久困公車偶以閨閣裏言密獻規於位位不納反嘻笑曰老杜且休矣偉始大恚曰是且不屑與我鴈行遂復本姓位尋以奉差死非命杜爲經紀家事且正其家法有同氣所難者後謁選爲南陽推官以卓異召入僅得工曹抽稅荆州不持一文歸但市一沙枋棺以奉老母終以貧困死時同鄉申王二相與同社契厚不及援之華要議者以爲未允又一詞客名俞策者後改名安期故周恭肅家僕也侍恭肅孫號九山者同爲文初亦以杜靜臺故事期之主人既清狂不慧俞亦不嫻於文遂去習爲詩整麗有聲於時游太函弇州顫甎雲杜之門俱亟稱許爲才士近來山人殊未見其比皆吳江一邑所產也其邑人曰子所稱予鄉異人果不謬但一解不如一解耳予無以應

塔異

雲南姚安府大姚縣西有白塔。上有唐尉遲監造字。宏治閒。縣地震而塔中裂。再震復合如故。又聞大理府城中有三塔。遇地大震。三塔俱裂開二尺許。人謂必傾。次日地復震。裂者復合。略無痕跡。佛力神通。初不在此。然當此末法。欲堅愚俗信心。故出此奇以示遐方耳。漢世謂滇池爲邪龍。雲南蓋苦龍爲孽也。今乃以震表異。得非神龍皈依正法。乘大地震動。伸其變化耶。

塔影

嘗聞暗處視明。則影皆倒垂。而寔不然。南京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而他處則不然。北京彰儀門外天甯寺塔。每於殿上偃時窺之。其影亦倒。而他寺有塔者。以試之。則正現如故也。物理之不可曉如此。

小楷墨刻

墨刻自閣帖後轉盛。至本朝。則種類愈繁。幾不勝收。如文氏停雲館最著。說者終謂俱出待詔父子伎倆。不甚逼眞。而小楷爲尤甚。是亦有說。唐刻推李北海。然皆自寫自刻。所稱工人伏靈芝。黃鶴仙。蘇長生。俱詭名也。又俱一二寸大字。無一小楷。故無不如意。若顏之麻姑壇。右軍之曹娥碑。卽眞宋刻。而神彩皆索然。今小楷之佳。無如黃庭經。然開輒熟家門。斷非換鵝古蹟。亦斷非南唐昇元舊本也。近日新安大估吳江郟名廷者。刻餘清堂帖。人極稱之。乃其父楊不器手筆。稍得古人遺意。然小楷絕少。董元宰刻戲鴻堂帖。今日盛行。但急於告成。不甚精工。若以眞蹟對校。不啻河漢。其中小楷。有韓宗伯家黃庭內景數行。近

來字內書法當推此爲第一而戲鴻所刻幾幷形似失之予後晤韓宵君詰其故韓曰董來借摹予懼其不歸也信手對臨百餘字以應之幷未曾雙鉤及過朱不意其遽入石也因相與撫掌不已此外刻帖紛紛俱不足置齒頰矣

名臣通畫學

英雄與聖賢其才俱非肉眼所能盡前代名臣能臨池者多矣鮮有以畫名者三國時諸葛亮及其子瞻俱善書已異矣本朝吳中善書名流如文博士彭王太學寵俱兼畫學而人少知者然猶曰其時六如衡山諸公傳習所薰染也若劉文成基之精於山水酷似李營邱岳文肅正之精於蒲桃幾同溫日觀而王文端直亦工繪事尤非後生所及知至於陳白沙理學名儒其詩傳世已如宋廣平之賦梅花乃盤礴之妙幾與宋元名手齊驅信乎非常之人其餘技尚可了數子也

徐安生寫生

徐安生吳人徐李恆女也季恆能鑑古善談爲予父客暮年始舉其女美慧多藝而姓頗蕩曾嫁武林邵氏以失行見逐遂恣爲非禮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傚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予且題二絕句於上云夏月渾忘暑酷哉愛酒杯棋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其二云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其寄意不淺予怪其無因置不復答後此女淪落許久嫁里中黃生亦名家子也爲乃父不容復下山作魚元機行徑今年已漸長不知蹤跡何所聞爲一武

弁誘入京師矣。其才情實可念也。

嚴恭肅

嚴寅所太宰。清溟人也。本籍吾郡之嘉興縣。先大父爲蜀之川南分守。嚴以中丞撫其地。相得甚歡。每言川中胥吏之橫。初嚴筮仕爲敍州之富順令。而二司之吏至邑督捕稅及文卷者。投刺書藩侍生。臬侍生。心恨之而無以報。後皆蜀藩伯。亦不及治。頃得開府。始覈其名。則利本輩尚有未死者。捕至痛與杖而胥靡之。其現爲二司吏者。馭之加峻。蓋修爲令時宿隙也。嚴嘉靖甲辰進士。至此已將三十年。而追仇羣小乃爾。先大父笑云。嚴公見語時。自以爲快心事。而予心訝其不宏。然冰蘗之操。目中無兩。不久以病告歸。先人往問疾。至其榻前。布衾破敝。寒士不如也。

守土吏狎妓

今上辛巳壬午間。聊城傅金沙光宅令吳縣。以文采風流爲政。守亦廉潔。與吳士王百穀厚善。時過其齋中小飲。王因匿名倡於曲室。酒酣出以薦枕。後遂以爲恆。王因是居閒請托。橐爲之充牣。几榻間數年而歿。

評書

頃浙中一士人。刻皇明書苑十大家。首祝京兆而終董太史。乃以杭人湯煥、許光祚居董之前。此士亦錚錚有書家名。自負良不淺。予規之曰。此二人不但難與董頡行。幷不可列大家。盍更訂之。其人蒸然怒。似

謂予本無所知。安得輕置雌黃。予亦乾笑。聽之而已。又一浙紳謂予曰。頃與學使者周斗垣廷光晤於西湖。忽問曰。近日書家如黃貞甫董元宰二公。俱巨手。不必言。但不知孰當左次。其言怪甚。因不置對。予曰。盍不明語之。浙紳曰。此等囈語。只可付罔聞。若欲與辨語。惟有痛批其頰可耳。貞甫以時藝名世。本不工書。而酷好濡染。精綾名繭布滿都下。即園亭中匾對。亦多出其手。故周有此問。世間寃枉事極不少。但董無端屢遭折辱。高明鬼瞰之一驗也。

奇鬼

吳士曹蕃。以禮經魁丁酉京兆。爲座師焦太史所累。被罰來京辨復。居稍久。抱病垂殆。忽見一丈夫。長抵屋樑。面白而闊。衣團花皁袍。向曹深拱至地。良久方起再拱。開目即見昏黑張燭亦如之。惟合眼息燈。則無所睹。初猶怖駭。後習之不怪也。如此月餘。自分必死。親友亦無敢相視。一日忽不見。沈疴亦脫然。予問之學佛人云此名拱尸鬼。然徧考梵册不得。

山西喬御史

喬御史名廷棟。山西蔚州人。起家己丑進士。由大行拜西臺。巡方三省。積資十年。其風采議論不可知。但聞其家居最可笑。每晨起。具衣冠。升堂軒高坐。命僕隸呵唱開。幷搜索內室。喧叫而出。報曰無弊。然後家僮輩以次伏謁。或訴爭鬬事。爲剖決笞斷訖。而後如儀掩門。方退入內室。每日皆然。嘗聞宦情濃者多矣。然未有如此公者。

懼內

士大夫自中古以後多懼內者蓋名宦已成慮中葑有違言損其譽望也乃若君相亦有之則唐孝和帝之賜宴見嘲於優人至下比於裴談其後王鐸之爲都統見嘲於門生謂不如降黃巢固爲千古笑端唐季朱溫李克用皆一時劇盜酋豪一畏其妻張每聞召卽中道而返一敬其妻劉與計軍國大事此其才智或自有足攝二主者本朝名臣亦大有此風往事不及知如吾浙王文成之立功仗節九死不回而獨嚴事夫人唯喏恐後近年吳中申王二相公亦與夫人白首相莊不敢有二色至如今上初薊帥文登之戚少保繼光今甯夏帥蕭都督如薰皆矯矯虎臣著膚邊閫俱爲其妻所制又何也又若近日新安汪司馬長君無疆爲婦陸氏所妒至刑厥夫爲閹人蒲州楊太史元祥與婦羅氏爭言遂以刀自裁尤慘毒之甚者抑更非前將相諸公比矣先是永樂宣德間有吳中者山東武城人也由監生起以永樂二年爲左都御史尋改刑工尚書至兼掌吏部兼管詹事加官至少保正統七年卒贈茌平伯謚榮襄凡爲二品正卿者四十年一品亦十六年其人好色多妾媵而妻嚴酷不敢近一日頒誥命歸妻令左右讀其詞因問中曰此果聖語耶中曰不過詞臣代言耳妻曰此翰林眞無忝清華卽吳中一誥何嘗以一廉字許遂中慚笑而已蓋中素以墨著也其後禁中優人承應遂作吳中畏內一劇上輒爲之一引滿此亦懼內之最享福澤者附紀爲諸公解嘲今有一詞林華亭人甲辰庶常也以怕婦著名一日其同年陳無非往候之歡然留飯坐久過午而脫粟未具且詞林亦被呼入內良久陳餒甚馳歸他日詢其故則云是日問客爲

何人曰陳工部又問得無同里同年耶曰然遂大怒曰是人窮秀才糟糠有年甫登第卽買一妾此等猶漢便餓死不可與糠粃故幷藁砧禁不許出此亦何異隋之獨孤后以高熲愛妾生子遂憎之也至殺之也

奇疾

古紀奇疾非理所有者多矣或以爲文人游戲非必眞有其事以予親所聞見則有如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時聞車馬之聲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游郊坰卽有裝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游者回鑣盡返耳中則所苦如故吏部公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又蘇州吳江縣沈參戎名璨者行三爲吏部甯庵學憲定庵愛弟幼長紈綺惰於學業遂入右列最後分閫廣東惠潮署中有樹大庇數畝掩映不見天日沈憎之欲伐去其下力諫謂此木且千年有神司之除剪必及禍沈不聽斧斤乍施共見巨蟒長數丈蜿蜒入其鼻中因發狂顚倒不能理事棄官歸蛇出入鼻孔日凡數度其孔膚色尤黑蓋以蛇往來致然一日延方士治之見一天神如關壯繆狀持刀入戰凡三晝夜諠囂之聲撤於鄰比其神不勝而出自此遂聽之家本素封因之匱乏凡病十年宿患忽瘳蛇亦不知所往沈君爲予內親今尙在無恙此皆事理難曉既以奇疾苦之似有夙冤者終以遷去復全豈眞如刁俊朝妻項下瘤中猴謫限已滿耶

胡元瑞論纏足

楊用修謂婦人纏足始於六朝以樂府雙行纏爲據其說誠誤友人胡元瑞駁之不遺餘力因引晉人男方頭履女圓頭履爲證又云宋齊以後題詠婦人足者甚多竝不及其纖小然終無實證以折之按梁武帝弟臨川王蕭宏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爲皇后永興主使二僮衣婢服入弒及升階僮逾限失履閤帥令與人八人抱而擒之搜僮得刀乃殺二僮夫僮可以婢服且失履則足之與男子同可知當時梁去唐不遠是一大證佐而元瑞未之及也元瑞又引道山新聞以爲始於李後主宮嬪娘似不始於中唐則又與自所引杜牧詩相背馳矣一人持論尙游移無定見乃爾何以駁正前人耶予已紀弓足因再閱元瑞說又訂之如此

沈司馬莊怪

沈繼山司馬登隆慶戊辰進士予告歸其所善二友爲馮具區祭酒周霖滄評事時皆困諸生來借沈鄉居莊舍爲修業之所其地去城稍遠忽有羣魅嘯其中莊僕苦之沈性素剛不之信因笑謂二人曰君輩不虞魅爲患乎皆曰無傷沈曰果爾當呼僕灑掃以俟明方啓門則莊僕已至請主人諸齋鑰匙沈驚問若何爲知之對曰昨三更時羣魅畢出聚謀曰吾輩宜亟去有一侍郎一應天通判來讀書此中矣須徙善地避之因相迸散今寂然無他矣沈心所謂曰善掃除之吾將身至彼休息汝勿妄言馮周寓其中甚乎善庚午馮登賢書癸酉周繼之至丁丑馮遂爲南宮第一人仕至南大司成歸至辛丑周尙滯公車謁選得肇慶推官沈謂予曰魅語果信具區當再出霖滄其別駕乎造物者素定久矣予亦深信之不數年

馮歿於家．周轉南大理．因乞休．又數年．沈捐賓客．周尋病．又遲數年卒．馮周名位．約略與鬼言不爽．然僅符其十七．或小損其品．或略優其秩．豈下鬼凡庸．不盡得冥司祕密．抑二公自有以致之也．沈公而在．必更有說．

敝帚軒剩語補遺

宰相對聯

江陵盛時有送對聯諂之者云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光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江陵欣然懸於家之廳事先是華亭公罷相歸其堂聯云庭訓尚存老去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慚惶雖自占地步然詞旨謙抑勝張之誇詡多矣往年殷歷城罷相在里張江陵以宋詩爲對聯寄之曰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蓋諛與嘲各半頃者沈四明謝事居家則直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又今相國福清公邸中所粘桃符則云但將藥裹供衰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尤爲渾雅他宰相若翟諸城嚴常熟申吳門諸堂聯則陳眉公已紀之矣江陵公初賜第於鄉上御筆親勒堂對曰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捧日休光播於百年可謂異典極褒至癸未籍沒則幷第宅不保矣但對聯爲御製御書不知當時在事者何以處之嘗於都下見一罷閒中貴堂中書一對云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爲卒歲之歡又全用南宋宰相喬行簡詞中之語此輩亦知達生如此耶

劉進士晚達

楚荊州公安縣人劉珠故與張江陵相公封翁文明同爲諸生相厚善比辛未江陵主會試劉始登第則年已及稀齡張太翁受一品封久矣又三年甲戌江陵滿五旬劉郎署爲詩以壽中一聯云欲知座主山

齊壽但看門生雪滿頭江陵爲一啓齒

妖夢

宋僞楚張邦昌爲中書舍人時夢乘宣和帝御輦擁儀衛以出回視輦後二馬相逐久之猶能記其毛色靖康之變受金封册初僭乘輿服御回視二馬在後悉如曩夢僞齊劉豫初爲小官夢拜闕里仲尼起答其拜又嘗夢禮梵王亦爲之起因自負決計爲逆至南宋開禧間吳曦在蜀夜坐見月中一人策馬垂鞭其貌與曦絕肖曦絕揖之月中人亦舉鞭拱手由是果於稱制降北此古事之昭昭者近日江陵相曾夢居第之前左右兩石坊上分署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八字自以爲生封五等歿祀兩廡遂恣行無忌未幾身死家籍石坊官賣爲文廟前棹楔此亦何異隋煬時麻叔謀佘刀之兆乎總之心志狂惑鬼神從而侮之也

燬經謫爲冥官

今上壬午歲甯波府同知龍德孚者武陵人今君御觀察膺尊人也在官奉臺檄勘普陀山一僧毀律事夢有羣僧來告請分道場爲三以奉大士香火既醒悉如夢處分矣又恨僧破戒命焚法華經使僧跨其灰設誓事甫畢即病有神若伽藍者曰此人燬道當墮泥犂以愛民故姑謫爲三石牛嗇官語方既即有告身至苦請願持戒終身自贖前罪諸僧亦爲代祈始甦還官舍則已踰十日矣乃知崔浩投經廁中罪至滅族非妄也癸巳歲龍君御以北禮部乃翁以南戶部俱因計典外貶相遇於郵舍戶部題壁云父子

一家同逐客江山千里各歸人今筆墨尚新

摺扇

今聚骨扇一名折疊扇一名聚頭扇京師人謂之撒扇聞自永樂間外國入貢始有之今日本國所用烏木柄泥金面者頗精麗亦本朝始通中華此其貢物中之一也然東坡又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卽今朝鮮所貢不及日本遠甚且價較倭扇亦十之一蓋自宋已入中國然宋人畫士女止有團扇而無摺扇團扇製極雅宜閨閣用之予少時見金陵曲中諸妓每出尚以二團扇令倖兒擁於前今不復有矣宮中所用又有以紙疊成摺扇張之如滿月下有短柄居扇之半有機飲之用牡筍管定闊僅寸許長尺餘宮娃及內臣以囊盛而佩之意東坡所見者此耳今吳中摺扇凡紫檀象牙烏木者俱目爲俗製惟以棷竹貓竹爲之者稱懷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貴惟骨爲時所尚往時名手有馬勳馬福劉永暉之屬其値數銖近年則有沈少樓柳玉臺價遂至一金而蔣蘇臺同時尤稱絕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兒爭購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四川貢扇

聚骨扇自吳製之外惟川扇稱佳其精雅則宜士人其華燦則宜豔女至於正龍側龍百龍百卉百鳥之屬尤宮掖所尚溢出人間尤貴重可寶今四川布政司所貢物額一萬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備用二千一百蓋賞賜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細巧八百則以供新幸諸貴嬪用者至今循以

爲例。按蜀貢物無扇柄。先朝有鎮守內臣。偶一進獻。遂設爲定額。責之藩司。亦猶蔡端明之小龍團爲宋厲階。況此舉出寺人輩。無足怪者。又蜀王所貢。聞更精工。其數亦以千計。上優詔答賜銀三百兩。大紅紵衣三襲。歲以爲常。凡午節例賜臣下。扇閣部大臣及講筵詞臣例賜蜀扇。若他官所得。僅竹扇之下者耳。

神佛祐人再生

隆慶初元丁卯之秋七月。江西臨江人張克文。與弟堯文。俱鄉貢士。同入京會試。抵桃源而弟病已革矣。克文爲治棺將殮之。忽有人繞舟呼曰。是且不死。克文痛哭。尙在疑信間。又有呼者曰。關先生憐子友愛。故來相報。幸勿失之。乃移弟尸置野廟中。日夕走關廟祈禱其生。舟人怪笑。皆棄之去。其後竟生。以仲秋十八日甦。死幾二十日矣。克文登戊辰進士。爲工部郎。其座師余文敏爲文紀之。近日丁酉年南比部何君浙之上虞人也。有女年十六歲。素事佛。久斷葷血矣。至其春二月十七日長逝。亦將就木。有侍兒見其蠕蠕動。始報其母來。則呼母者再。母持之問何來。則曰我往廟中。見侍衞森嚴。諸神咸指曰。是女當生某官家爲男子。始知身死。因而請祈念父母不忍訣。俄有佛龐眉古貌。自稱上元云。汝前生爲吾弟子。故我見汝猶憐。當令汝還。諸神皆諾。因得甦。然食飲俱不納。無生趣。越二日。又夢觀世音持藥來療之。又同上元賜以桃。又令握筆傳梵書。勉以敬神持善。凡千百言。其父歸偕同舍郎讀之。字皆若蒼頡。不甚辨。相與驚怪。自此漸復人理。凡九日而如初。此何君同官徐水部時進目睹所紀。蓋女又傳上元言。徐當三月朔舉一兒。至期果然。因益異之。人世再生者多矣。百靈之顯赫。亦不少矣。惟關侯與大士。能奔走天下。愚智

無異辭。今睹此二事。則肉白骨而生之。明著奇怪。宜宇內之崇奉不衰也。

仇鬼貴人

永樂間。禮部尚書呂震讒尹昌隆於太宗。致遭寸磔。呂見尹爲祟。叩頭呼尹相而死。天順間。太平侯張軏以私意殺范廣。後遇廣於途。歸擊其額而死。宏治間。禮部侍郎傅瀚欲擠程敏政。程抱忿疽背死。瀚遂代其位。後忽見程入室。憂悸死。嘉靖間。咸甯侯仇鸞恨曾銑、夏言。皆羅織棄市。其後二年。見二人以斧斫其背。遂生疽死。少保趙文華譖殺張經等六大臣。臨病見諸人坐索命。屢禱不釋以死。御史林潤劾嚴世蕃謀叛論斬。後撫南畿。白晝見世蕃入求抵償。死。此皆怨忿所結。得請於帝。自無相放理。近年壬辰甯夏兵變。識字周國柱謀戕黨石二公。又推哱氏爲主。而己潛佐之。及城圍急。又勸哱氏降。而獻計督撫俘承恩入京。其後以誅逆功至副將。見承恩及其父拜椎擊之。遂棄其師披剃遁去。此又與唐節度使劉總謀弒父兄。尋見爲祟。乃爲僧而逃者無異。其後終免與否。不可得而知矣。

仇鬼下隸

吳門顧上舍號一庵者。銀臺韋所長公也。居家循謹。但治生頗瑣細。有幹奴侵匿其資甚夥。顧恚甚。屢刑索之。不勝拷掠而斃。瀕死出怨言。時顧有一門客與之暱。每夢寐之中訴之云。我屢控之冥府。不得直。此必主人福重。今且休矣。寂然者數年。其人一日步吳城睥睨之間。忽遇此僕。駭曰。汝何從來。則拊掌笑曰。連年投牒冥府大嘖。謂以奴告主。大逆不道。笞責良苦。近日遇某坊土地神。漫以告之。渠爲我代申。已得

請受此客驚悸歸等某坊賄此地故有社公廟顧君欲拓爲別業已撤廢月餘矣此客心知所謂見顧方盛年豐碩不以爲然居數日陡病遂不起蓋社公挾私仇借僕以洩怒也此十年前事又青浦縣楊扇有楊氏宦族也僕名楊慈其妻上海人少年頗有顏色爲海寇所掠其酋嬖之後與官軍戰敗窘甚則謂之曰吾旦夕死不忍令汝俘執厚與金寶縱之歸慈遂巨富以厚糈饋主贖身去且入資爲京職其子名巽志遂思結姻主族以卸奴名楊宗有無賴者與爲媒遂取楊宗一女爲婦然而楊氏諸人橫索不休久而不能堪稍稍拒之因怒而鬨之官有一不材庠士戴無咎者誘之曰惟某達官能得之於當道肯靡千金可脫死也慈欣然畀之戴匿其金紿曰已爲若道地旦夕出例固也未幾臺使至痛恨其事父子俱殞杖下戴後游金陵則慈於通衢中相揖戴駭而逃歸慈亦至家相隨不捨戴與母相繼病死此則三年內事也此兩奴俱有大罪死亦非枉但願以毀神祠召殃戴以攫多金受報亦皆自取

獻縣盜鬼

頃戊子年獻縣令江鍾廉抵任即有鬼殺妻女之異其全家惟一婢獨存又作鬼語訴冤此事紀之者多矣獨江夫人死後復附魂於幸免之婢備述初爲厲鬼見殺之狀陰府相憫之言此亦古來所有惟所稱冥中貴人既知衆鬼即羣盜妄殺無辜且其祿命未絕何以不爲料理再生僅僅優以男身處以巨室且從蜀至楚又相距遼遠斷其夫婦之愛殲其母子之命不復一爲處分何也江初令吳江與鄉紳之豪武者不叶遂遭謗書調去比至獻縣未視事即罹此變哀痛不欲生亟解官去旋以瞽廢雖改教不能再出

矣豈前世夙業耶.

三孝廉作鬼

予幼時見無錫一孫姓者.能煉鬼爲役.曾至予家.談往事如目睹.問以後事.娓娓酬答.然多不驗.頗能詩文.頃刻數百言.敏而不佳.其鬼本閩人.名章日闇.曾舉丁卯解元.問其何不托生.則云前生負此人幾塡滿方得去.或云亦孫教鬼妄言.無其事也.其後則有會稽陶與齡事.陶爲大宗伯承學長子.今太史望齡兄也.沒已久矣.甲午年.富順李大宗伯長春之子自成.遇之於成都.謂其今年必下第.因自言姓名.後不復見.與齡先舉應天乙酉榜.不知其何以至蜀也.較之勝章.能遠游白日見形矣.又山西太原舉人張全德者.以辛卯年卒.次年壬辰.赴試者鱗集闕下.其相識者忽遇之.則稱段相公攜老僕遨遊都市.與故交往還.拜客赴席.無異生人.詢其鄉人.則因眷一女妓致疾死.妓徙居京師.因偕之來.不復匿.卽好事者多與締交.無敢以爲鬼也.此較陶與齡尤怪.近於得道尸解矣.意者此曹皆不得志於公車.憤悱徐習.無所發抒.姑借鬼趣以耗磨之耶.若畢命胭粉.隨逐遊嬉.尤狡獪之雄也.然陶卽駐世.不過成地僊.禪家所不取.而乃弟石簣津津述之.不似深於佛者.

術士使鬼

往乙酉丙戌間.有方士席小堂者.使鬼.客勳貴之門.一日.徐定公挈之游郊外.車馬伎樂飲食馱載甚繁.席曰.不須如許勞攘.我一人能任之.時方新夏.皆納之絺袍袖中.入卽無蹤.比至別業.從懷袖一一取出.

蓋亦唐胡媚兒之流亞也。後以罪謫宣府軍。督府張宏軒國彥甚禮之。終以作奸斃獄。鬼不能脫之福堂也。頃甲午乙未間。東事紛紛。諸以滅賊闢白自炫者。充滿都下。一日有壯士十人。投大司馬石東泉麓下。云得外國聖鐵一切刀劍及膚俱不能入。面試之良然。因大喜咨送東征文帥宋桐岡應昌。宋又用利器剸之。果皆刓缺。自謂得天助。一日與倭對壘。命充前鋒。鼓角纔鳴。九人俱喪。僅一人得逃。詭云戰時聖鐵不效。蓋皆煉鬼用鐵布衫術。以爲戲劇則可。鋒旗相對。則有太乙諸神。司三軍之命。邪鬼安得闌入戰場哉。

房山縣石經

大房山在京師房山縣境內。俗名小西天。是也。隋大業間。僧靜琬募金錢鑿石爲板。刻藏經傳後。至唐貞觀。僅完大涅槃一部。其後法嗣繼其功。直至完顏時始成。貯洞者七穴。者二封以石門。鎮以浮屠。我太祖命僧道衍往視。衍卽少師姚廣孝也。留咏而歸。歷代扃閉如故。去年淵僧名自南者。忽來謀於予。欲發其藏。簡其未刻者。緒成全藏。予急止之曰。不可。方今梵夾書册。盛行天下。何藉此久閉之石。靜琬當時慮末法象教毀壞。故閉此爲迷津寶筏。今輦下彫弊。不似往年。宮掖貴貂。亦未聞有大檀施。若一啓。則不可復鑰。必至散佚而後已。自南唯唯。亦未以爲然。予再三力阻之。不知能從與否。

記前生

虞德園淳熙吏部曾爲予言。記得前生爲張秋左近河壖閒士地。人烟稀少。香火蕭條。偶無聊。策杖散步

至閘上見津吏奔走冠蓋如雲急偵之乃一吏部郎經過也因心豔之旋謁上帝大被嗔責云汝且遷冥中要秩奚羨此塵世熱官遂令生凡閒俾如所願時虞清望素著且夕將出山矣余心念曰所言若信其兆不佳以社公而改銓部爲黜爲陟總未可知然前生所望已酬恐名位止此矣其後啓事屢登竟老林壑果如所卜

山人愚妄

近來山人徧天下其寒乞者無論稍知名者如予所識陸伯生名應陽雲閒斥生也不禮於其鄉少時受知於申文定相公申當國時藉其勢攫金不少吾鄉則黃葵陽學士及其長公中丞稱莫逆代筆札然其才庸腐無一緻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謂爲咿唔小生聞者無不匿笑乃高自矜重一日忽寫所作詩一卷餉予且曰公其珍之持出門即有徽人手十金購去矣予曰誠然但我獲金無用顧旁立一童曰汝衣敝可挈往市中將金製新袍便可拜謝陸先生語未畢大怒而去又一閩人黃白仲名之璧慣游秣陵以詩自負僦大第以居好衣盛服躡華靴乘大轎往來顯者之門一日拜客歸橐中窘甚輿者索雇錢則日汝日摑黃先生其肩背且千古矣尚敢索錢耶輿夫曰公貴人也無論舁五體以出即空舁此兩靴亦宜酬我値彼此爭言不已觀者羣聚有友過其門聞而解之曰一縈其肩一尊其足兩說皆有理各不受賞可也輿夫掩口而去此鍾伯敬客白下親見者此輩之愚妄大抵如此先達如李本甯馮開之兩先生俱喜與山人交其仕之屢躓頗亦由此予嘗私問兩公曰先生之才高出此曹萬

萬倍。何賴於彼而暱之。則曰此輩以文墨糊口四方。非奚借游揚。則立槁死矣。稍與周旋。俾得自振。亦菩薩普度法也。兩公語大都俱如此。予心知其非誠言。然不敢深詰。近日與馬仲良交最狎。其坐中山人每盈席。予始細叩之。且述李馮二公語。果確否。仲良曰。亦有之。但其受憐自有因。此輩率多儇巧。善迎意旨。其曲體善承。有倚門斷袖所不逮者。宜士紳溺之不悔也。然則弇州譏其罵坐。反爲所欺也。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位者。靑衿之能捲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卽畏而奉之。如驕子矣。

司馬溫公

余兒時在京師。與同儕嬉游。北中小兒。每見出塾而緩步詳視者。必譁指曰。可來看假司馬溫公。予壯而再至。則此語漸稀。今已絕不聞。此蓋日久而言湮耳。因思宋人誚人僞狡者。必曰好個司馬家。而徽宗與王黼爲微行。逾牆出。令黼以肩承其足。訶之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應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道君是非本明。其紹述亦爲時勢所劫耳。至若京師所云假司馬者。蓋自金元以來相傳如此。又不止遼人中國相司馬之語矣。

太學不文

世所傳納粟監生不能文者。司成勒其入試。乃自批其卷云。因怕如此。所以如此。仍要如此。何苦如此。其說久矣。偶見唐末韓建爲華州節度使。患僧不檢。特設僧正。不意所擇非人。僧徒愈肆。建判牒云。本置僧

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此與曳白監生暗合而尙少一轉語宜如建所判足之曰直免如此可也近日各宗藩之設宗正亦然其事柄足以奪親王郡爵之權其賂遺足以兼長史承奉之入而宗法愈不修韓建所判無乃似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敝帚軒剩語

補遺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　沈德符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孫平伯）